

Buddhist Hongshi College
2021 OCTO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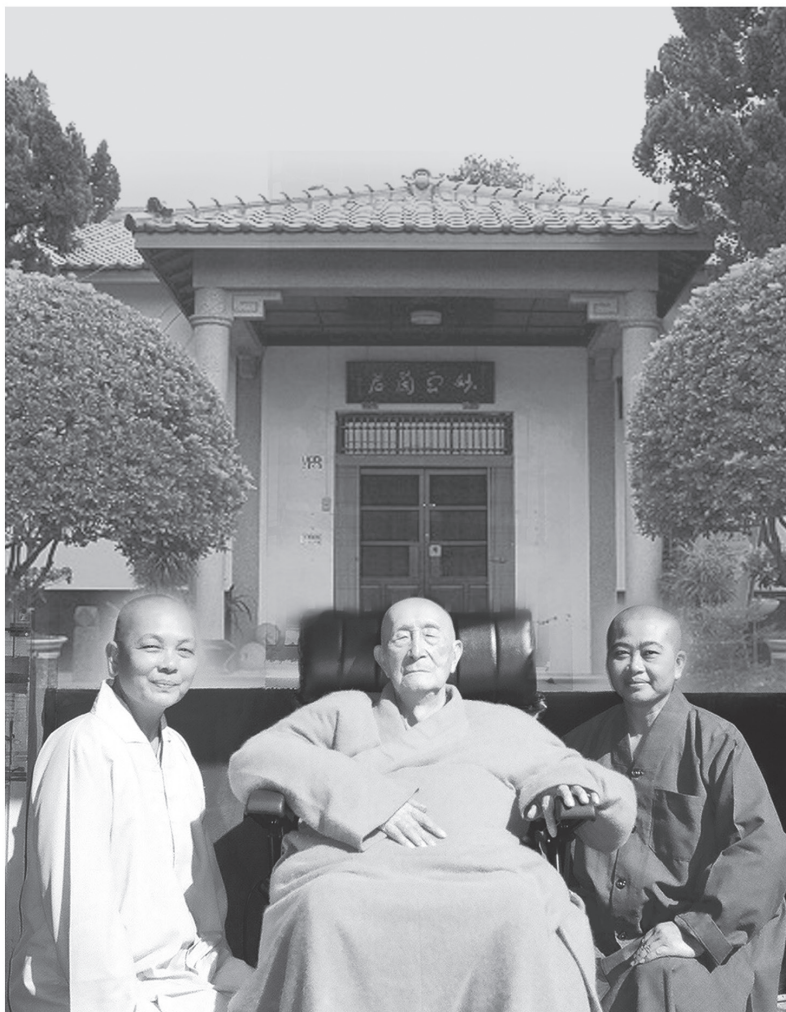
HONGSHI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弘誓

Vol. 173

◎ 民國一一〇年十月出刊 | 佛教弘誓學院刊行



本期專題

妙雲蘭若 薪傳人間佛教 守護印公故居

- 尋一方清淨地，建一處閉關房
- 病苦的示現，給我一門最珍貴的修行功課
- 妙雲蘭若的「知天命」之年

h o n g s h i

弘誓編輯室報告

妙雲蘭若，對於佛門高僧印公導師而言，是平凡一生中顛沛流離的閉關處，是佛學文集《妙雲集》的撰寫地。它不是唯一的導師故居，但它是現存故居唯一保持舊時模樣的。在這個地處嘉義的偏遠郊外，紅磚瓦屋，丈室關房，導師在那些清貧的歲月，寫出了佛教思想史上卓越的篇章。

而今時光流逝，哲人遠行，為這段歷史留下見證的是，故居尚存，這一切都緣自兩位堅毅的長老尼，慧理、常光法師的堅守。這份堅守，意味著暑天鐵皮屋的烘烤；冬日，風雨的侵襲，還有生活中種種的不便，只是為了留住人間佛教薪火相傳的歷史影像。本期專輯：「妙雲蘭若 薪傳人間佛教，守護印公故居」，敘述的就是這些故事。

專輯文章，首篇，〈尋一方清淨地，建一處閉關房〉，是慧理法師口述歷史的記錄，作為當年與導師共同開山建蘭若的弟子，在她的回顧中，前塵往事彷彿歷歷在目，其中有披荊斬棘的艱辛，也有清寒歲月護關的法喜。個中細微處，非親歷者所不能言。

第二篇，〈病苦的示現，給我一門最珍貴的修行功課〉，是常光法師對印公導師法乳深恩的回顧。做為非導師徒裔的出家眾，法師從另一個角度描述了導師護念後學，無有分別的風範，以及自己以重病之身，籌建、住持妙雲蘭若的筆路藍縷。點點滴滴皆是三寶與導師信念與力量的加持。

為製作本期專輯，主編明一法師率領採編團隊南下嘉義，訪談妙雲蘭若慧理、常光兩位長老尼，「薪傳人間佛教，守護印公故居」，個中的艱辛與法喜，且聽兩位前輩為我們留住那些過去的吉光片羽。

昭慧法師撰寫的〈妙雲蘭若的「知天命」之年〉，是紀念妙雲蘭若建立五十周年的舊作（民國一〇三年），文中所推崇的是：「慧理法師、常光法師，這兩位孝順、慈悲、願力宏深的大德長老尼，在妙雲蘭若五十年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說：「兩位師父對印順導師的殷重孝心，弘傳導師思想的強大願力，以及呵護晚輩的深厚悲心，是妙雲蘭若得以新舊並陳的關鍵性因素。」

接著，是筆者追隨導師佛法思想的心路歷程：〈妙雲蘭若，關房窗前憶大德〉。故鄉寺院，隆蓮老法師「聞道傳薪使，當持只履歸……」〈讀妙雲集〉一首，第一次拜讀《佛法概論》，知道有《妙雲集》，從此心心念念，步入人間佛教參學之旅程。

本期「法音宣流」欄目，刊載兩篇昭慧法師臉書短文，其一：〈我為什麼選擇高端疫苗？——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是中醫藥學的良好傳統〉，隨著疫情的蔓延，打疫苗成為防範病毒的手段，在選擇疫苗上，排除外界的種種因素，昭慧法師「希望自己能在這一波人類疫情災劫中，承擔類似三期人體試驗受試者的角色，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其勇氣、慈悲令人感佩！第二篇，〈華人，唯一在地獄開銀行的人〉，轉譯斯里蘭卡Venerable K. Sri Dhammanand（達摩難陀法師，18 March 1919-31 August 2006）在新加坡的一段非常幽默的英語法談。時逢農曆七月，讀到這篇文章，不禁令人莞爾。

「淨土世界」專欄，刊載性廣法師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二），〈花開見佛悟無生〉，每一位嚮往淨土世界的佛弟子，趨於淨土的心念與方法是否正確？請聆聽法師的開示。

「律學今詮」，繼續連載昭慧法師《比丘尼戒經》講記（七），〈體悟「緣起」智慧，遠離持戒誤區〉。法師以身邊的個案，詮釋「緣起、中道、護生」的持戒意義。

「疫情肆虐，不廢修持」，是明一法師撰寫的本年度學院地藏法會紀實，筆下，那些長期加入學院弘法志業的菩薩志工們，代表了眾多佛弟子數十年的無私付出，其佈施功德必獲其利益。

七月流火，秋涼漸生，致敬兩位大德長老尼一生的堅守！為世間，留下這處人間佛教思想的家園。

弘誓

OCTOBER 2021
vol.173

民國一一〇年十月出刊 |



封面說明 |

2000年，印公導師回妙雲蘭若，時年九十六歲。慧理、常光法師與導師合影於關房前。（左起：慧理法師、印順導師、常光法師，妙雲蘭若提供。）

弘誓通訊（雙月刊）NO.173

導師 | 印順導師

發行人 | 釋見岸

總編輯 | 釋明一

副總編輯 | 釋耀行

執行編輯 | 釋心皓

美術排版 | 龍岡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編校 | 釋心皓、釋法聞、釋道蔚、翁秋玲
沈宗正、卓麗鳳

編政 | 黃秀娥、張沛寧、釋心謙、吳德發
王彩虹

發行 | 弘誓文教基金會

地址 | 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622巷28號

電話 | (03) 4987325

傳真 | (03) 4986123

電子信箱 | hong.shi@msa.hinet.net

弘誓學團網址 | www.hongshi.org.tw

劃撥帳號 | 19139469

戶名 | 財團法人弘誓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

（誌）字第2541號

中華郵政中壢雜字第49號登記證登記

為雜誌交寄

無法投遞時請退回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創刊

民國一一〇年十月出刊

ISSN 17292786

CONTENTS

目次

編輯室報告 | 釋耀行

【本期專題】妙雲蘭若 薪傳人間佛教 守護印公故居

6 尋一方清淨地，建一處閉關房
——慧理法師口述歷史 | 編輯室摘錄

17 病苦的示現，給我一門最珍貴的修行功課
——常光法師口述歷史 | 編輯室摘錄

24 薪傳人間佛教，守護印公故居
——慧理、常光法師與妙雲蘭若

| 採訪：釋明一、釋法聞、釋地柏 · 撰稿：張沛寧 · 修潤：釋耀行

32 妙雲蘭若的「知天命」之年 | 釋昭慧

36 妙雲蘭若，關房窗前憶大德 | 釋耀行

法音宣流

42 我為什麼選擇高端疫苗？

——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是中醫藥學的良好傳統
| 釋昭慧

45 華人，唯一在地獄開銀行的人 | 釋昭慧





淨土世界

47 花開見佛悟無生

——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二）

| 主講：性廣法師·筆錄：陳俊銘·修潤：釋真聞、釋耀行

律學今詮

57 體悟「緣起」智慧，遠離持戒誤區

——《比丘尼戒經》講記（七）

| 主講：昭慧法師·筆錄：釋印隆·修潤：釋耀行

法會共修

74 疫情肆虐，不廢修持

——110年地藏法會紀實 | 釋明一

院務資訊

78 第十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公告

79 法界書訊：《如理作意》

80 學團日誌

94 收支決算表（110年7月～8月）

95 護持徵信



尋一方清淨地，建一處閉關房

——慧理法師口述歷史

編輯室摘錄

一、尋一方清淨地，建一處閉關房

民國五十年後，導師四處覓地，想尋找一處可以閉關靜修的場所。楊白衣老師當時於台北工專教書，在新店銀河洞幫忙找了一塊地。後來樂觀法師跟導師要了這塊地，可是過沒多久因覺得山上的路不夠寬又還給導師；適逢慧琳和明徹二師有緣想要合作，向導師表明要這塊地作為修行道場，即現今的妙慧精舍。

寶覺寺林錦東老師，有意把寶覺寺後面的荔枝果園，捐給導師蓋關房；慧瑞師兄的哥哥介紹高雄愛河邊的一塊地，後因怕淹水作罷；慧琛師兄的哥哥介紹二水溪過去的龍眼山；新加坡的一

位大護法也想把位於埔里，種植檸檬的地捐給導師；台中聖印法師介紹台中北屯區的一片果園，後因沒水作罷……等等眾多的地緣介紹，都沒有成功。

當時台灣各地大家都傳說印順導師不簡單，慧日講堂蓋好主持三年後，馬上交給有賢能的人。開證法師（1925-2001，永康妙心寺傳道法師的師父）邀請導師去高雄宏法寺講經，嘉義佛教會理事長黃芳萊大德和一些理事聽說導師南下講經會路過嘉義，就發公函邀請導師在嘉義佛教會講七天的《維摩詰經·方便品》，同時另函邀我翻譯台語；每晚二小時，天天坐無虛席，閉路電視拉到大殿外的廣場。當時恰好理事長吳大海居士接任新的理事長，郭福山秘書形



◀ 1962年導師攝於嘉義天龍寺。（妙雲蘭若提供）

容說：「這場活動是嘉義佛教會空前絕後的盛況。」

法會期間，蘇理事祈財居士聽到導師要覓地閉關，曾主動開口請導師在他的果園地蓋關房，不必買對岸的竹林地，導師認為沒有土地權狀，擔心以後可能滋生麻煩，沒有接受。後又介紹對面的果園（這土地原是蘇祈財賣給一位遺孀，後來她缺錢要賣地），當時的小山丘下是個大凹形，只見園內麻竹欖東倒西歪，相思樹、龍眼樹……等雜樹雜草叢生，連片板也沒有。聽說過去日本統治時代，曾經有日本僧侶南天茂及大岡山義敏老和尚來天龍寺（三教堂）教禪修，兩人曾在此結草寮修行、避難。導師開口就說：「這裡好。」就這樣決

定買下這塊隱密掘底地，也不知導師到底看中了什麼？可能導師很重視兩位禪師在此駐錫的歷史，也或許這塊地與佛有緣，與導師特別有緣吧！

為了不增加台北信眾經濟負擔，導師將建國北路的房屋賣出去的錢，拿到嘉義來啟建妙雲蘭若（以下簡稱蘭若）。陪同導師來看地的新任理事長吳大海居士，知道導師決定購買對岸凹凸不平的四分地時，也供養台幣五千元補助整地費用。

修建關房那時期，導師每半個月從台北南下，就借宿在天龍寺。有一次巧遇嘉義大地震，所有寺眾全都跑到大殿前的廣場上，唯獨不見導師人影，大家急急忙忙的跑到客房去，只見幾幅匾額



▲ 慧理法師（妙雲蘭若提供）

掉落在地，導師安然躺在床上；大眾異口同聲：「導師啊！剛才大地震您怎麼沒跑出來？」導師答：「不用跑，到處都危險。」這件突發的狀況，給予我很大的體會：「導師臨危時不亂、不懼，安然自處，正顯示出他修行的功夫。」

民國五十二年時，這裡很偏僻，附近四週圍繞著麻竹林、甘蔗園，沒有什麼左鄰右舍。距離三百公尺外的一些老鄰居（賴姓人家、陳里長等）很照顧我們這些年輕人，叫我們買一面鑼，還特別囑咐我們有事就敲敲鑼，即使三

更半夜也無妨，大家聽到鑼聲就會趕過來支援。還記得十二年前第一次購買蘭若毗鄰地時，代書下午五點多來洽談，導師不高興地說：「慧理，這時間都晚了，為什麼還有這位男士進來？」我說：「代書遠從高雄來，我們將就人家一下，師父，這些我會很注意、很小心的。」可知導師還是很重視這些生活上的小細節。

每逢導師外出講經，我就得跟著去當台語翻譯，那時田埂上的路彎彎曲曲、凹凸不平很難走，跟在導師後面的我們，看導師的腳步輕盈，大步大步邁向前，好奇地問：「師父，田埂小路，您怎麼可以走得那麼快？」導師笑笑說：「你們別忘記了，我是在鄉下長大的孩子。」

二、「妙雲蘭若」護關，清寒歲月有法喜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農曆四月十五日圓日），佛前午供後，慧瑞、法潤（後來出家的慧潤）和我三人，簡單、莊嚴地將尊敬的導師送進關房。導師當時寫了〈掩關遙寄〉一偈：

五月廿六日，為釋迦世尊誕辰。中夜寧寂，舉世歡欣。印順於是日，就嘉

市妙雲蘭若，虔誠懺願，捨諸緣務，掩室專修。爰舉偈遙寄，以告海內外緇素同道。

(一)離塵卅五載，來臺滿一紀，
風雨悵淒其，歲月驚消逝。

時難懷親依，折翮歎羅什，古今事
本同，安用心於悒！

(二)願此危脆身，仰憑三寶力，
教證得增上，自他咸喜悅。

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聖道
耀東南，靜對萬籟寂。（收於《華雨香雲》）

我、慧瑞和法潤三人誠心護關，慧瑞師兄當導師侍者並監工（關房先完成，但外在工程仍在持續進行當中），法潤師妹負責外出採購兼炊事，我則負責三餐送飯菜及知客，下午出坡三人分工合作。曾有一次早上送粥給導師時，遇到佛教會理事蘇祈財居士送狗食來餵狗，恰好看到我手上托盤中的一碗稀飯、十來片薑、和二十多粒灑鹽巴的花生，他問：「這是給導師吃的早餐嗎？」我點頭示意，轉身走向圓窗旁。他禮佛起身說：「那樣的飲食，不夠營養的！」說完就走了。

當時我們沒有什麼錢，每天固定花多少菜錢，三餐炒竹筍或滷竹筍、煮竹筍湯再加個青菜或豆腐就是午餐，我和法潤思索著買些花生回來炸油鹽，偶而



▲ 導師掩關的妙雲蘭若。（妙雲蘭若提供）

再加十來片嫩薑供導師佐餐。師父一碗稀飯、二十幾粒過個油鹽的花生，就是早餐。中午有時一塊豆腐，切分成兩塊加點紅蘿蔔細塊或青江菜就是一餐，幾乎天天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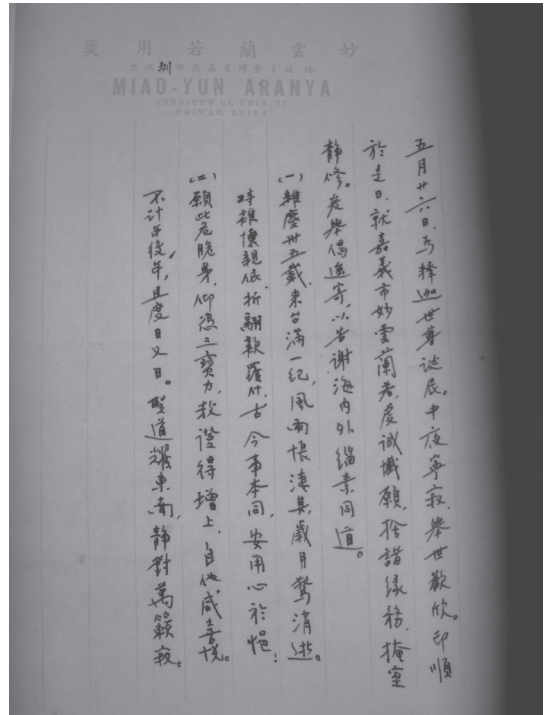
蘭若草創初期，每逢一陣豪雨過後，常常不是這邊一個洞，就是那裡一個坑，我們就趕緊兩人合力扛石、搬土來填補，否則一旦被沖陷成災，後果不堪設想。四周小山丘內的環境急需整頓，四分多約一千二百多坪的地上物：龍眼樹、相思樹、番石榴、麻竹櫟，能砍則砍、能鋸就鋸，鋸好劈成小塊再曬乾，凡是可當柴火燒的東西，沒有一樣不被拿來利用。我在俗家從未煮過飯菜，一次灶前取柴生火，不管怎麼弄都點不著，恰好導師走到爐旁，見我火點

不著，立刻接過柴火：「我教你怎麼生火，先架構一個龜的形狀，在中空的地方點火，別悶著，火才會點著。」原來生火也是要「原理」的。不久之後，這些挑水、運柴、生火之類的大小事，變成輕而易舉，且樂在其中。

導師慈悲地主動於每天晚課結束，稍微休息，七點半一到，準時打開關房門上的圓窗為我們三個弟子講解《成佛之道》的第五章——〈大乘不共法〉。開窗上課的時間僅有五十分鐘，結束後，導師即於八點半息燈止靜（這樣的生活習慣，六十多年如一日）。

導師閉關的時間很寶貴，除有特殊訪客：如煮雲法師探訪、聖嚴法師來訪、優曇法師特地從香港到台灣來探望、竹山德山寺達超師父陪日僧專程來請問淨土法義，我們才會特別敲窗說：「某某法師來探望。」圓窗才會開，導師就站在圓窗內聽講。專心用功的導師不忘利益眾生，所以一進關房後，就只有每星期日下午兩點到四點的時段，會打開圓窗給一些集中在大殿的居士們（如戈本捷、張嘉南、吳大海等）請法。

那時的我年紀輕不懂事，常有一些調皮的行為，也很好奇想知道，大熱天導師在關房裡做什麼？就悄悄地躡腳從門上的窗縫隙偷看，只見導師汗滴流滿



▲ 1964年導師於閉關前夕所書之〈掩關遙寄〉。
(妙雲蘭若提供)

雙頰坐在書桌前不知寫些什麼？有時導師專注看藏經，偶爾也會搖頭擺腦地用吟誦的方式讀藏經。

本來導師是決定要閉生死關的。五十四年春天，張澄基居士母子帶來中國文化學院院長張曉峰先生的聘書，聘請導師擔任文化學院哲學系教授。為此，五月月圓日，導師打開關門，同時開啟僧寶到高等學府講學的風氣，從此佛法由寺廟進入大學學府傳揚，導師也就成為全臺第一位具僧伽身份的教授。

導師出關那天有幾位居士懇求皈

依，導師隨緣給予舉行簡要的皈依禮，坐在鐘鼓旁邊開示。此畫面，卻不知已被他們私下拍攝，直到有一天，我們在周居士家的牆壁上才發現有導師早年如此消瘦的法相，當場向周居士要來翻拍留在蘭若保存（我們手上沒有相機，無法保留資料，這是唯一的一張）。

導師出關要到文化學院上課，慧瑞師兄到士林永明寺那兒掛單後才對我說：「慧理師，我們三人護關，現在導師要回到北部去講課，住在慧日講堂，你就留在蘭若吧！我已安了單，導師若有事需要服務時，我會比較方便前去照顧。」（原來當時天龍寺的監學心觀法師常來蘭若，所以介紹她的常住）我想：她是為了方便服務導師，所以就不再難過。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帶髮的法潤師妹經師父同意，我送她到高雄壽山佛學院求學，成為第一屆的學生；後來，我也請求導師讓我到文化學院旁聽。

慧瑜師兄（現鶯歌妙音精舍住持）是嘉義人，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等優勢條件，而且她家族等（伯父的女兒也在大仙寺出家）都是虔誠的三寶弟子會來護持，所以我建議導師將蘭若交給她管裡。蘭若草創時期，生活艱難困苦，捨不得一天粗工的工資六百元，只好凡事都自己來；師兄也很努力，她自己種蘆筍去換些豆腐、青菜類回來吃。每天



▲ 1964年導師於關房圓窗前留影。（妙雲蘭若提供）

出坡勞作，到十點左右肚子餓了，如有番茄拿起來沾糖吃就可以止飢，連導師給她五千元土地過戶轉移登記費也挪出來貼補蘭若開銷。

我北上時有兩位帶髮的小姐在此同住修行，因吃不了清苦，不到半年就離開！後來導師建議慧瑜師兄每年沒有雨季時，在此舉辦一次藥師法會，讓親友來禮佛共修，聽聞一些佛法或開示，建立正信、正見、正行，由此開啟了蘭若一年一度的藥師法會。據瑜師兄說，為



◀ 1968年3月慧理法師、導師、明聖法師（左起）攝於台北外雙溪「報恩小築」。（妙雲蘭若提供）

了辦法會，要到前面溪溝，借助一個馬達電力，再接水管，用塑膠軟管接水上來；幸好她父親供養了十七個木製大圓桌供信徒用齋，她伯父等也都來護持，前後好不容易地維持照護了五年。

三、重返蘭若，荷擔如來家業

民國六十年，導師再次要我回蘭若幫忙，心想什麼都不會的我，自覺不好意思，也不敢再推辭了，就試著學習學習吧。導師只簡單請佛教會的諸位理監事進來坐坐，宣佈今後把蘭若事交給我處理。於是在民國六十年正月初九日留下伍萬元基金後離開蘭若，我建議由明聖法師專人當侍者，護行到台中南屯路

靜養，就這樣將蘭若交給我負責。我將導師留下的伍萬元用來解決飽受大雨沖刷後的潰堤，但還是不夠，眼看著帳簿上數字的支出，權宜之下只好用後山的麻竹編竹籠，竹籠裡面再裝滿如拳頭般的石塊，充當堤防以減緩土石的流失；另一方面祈求天氣快快轉晴，好讓我們可以安然度過這難關。

導師閉關這年開始，每逢過年，師父會教我們帶幾包糖果去拜年，如佛教會、天龍寺、彌陀寺、聖善寺、普照寺等，每到一處兩包。我們也會到如平和尚的香嚴精舍拜年，他問我們是否要乾麵條（附近一些外省同胞送的，他一個人吃不完）？雖然有些麵條上都長蟲了，拿回來在大太陽下曬曬，一些小蟲



◀ 2000年導師回妙雲蘭若，慧理法師隨侍在側。
(妙雲蘭若提供)

蟲會走掉，然後輕輕翻面再曬曬，處理過後再煮成乾麵拌醬油當晚餐，還是很好吃的。

因為導師時常教誨：「要隨緣報三寶恩」，所以導師出關後，我即允邀至嘉義市佛教會講授《十善業報經》等，由當時還帶髮的法潤每晚騎鐵馬載我，聽課人數約有六、七十人。同時，也答應幾位居士的請求，固定每星期抽出三天，清晨六點半會走十七分鐘路程到中山公園，在孔廟旁的早覺亭前隨緣開示約四十分鐘。慢慢地，引領「早覺會」二十多位善友在運動結束後自動到蘭若來禮佛，還要求我每月初一、十五帶領他們共修誦念《普門品》。

每次共修後，約有一桌，用完簡單

的早齋就會隨喜些香油錢，每半個月多了五、六百元的收入，意外地抒解了蘭若拮据的困境。除此之外，每週三早晨在佛殿為信眾講解《成佛之道》；每週六下午，則為步行到妙雲蘭若佛殿聆聽的「嘉義師範佛學社」二十五位同學講《佛法概論》，直到信仰不同的老師禁止外出才結束。以上也是我在嘉義奠立弘法基礎的開始，並陸續受邀至各處佛學院講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我請教導師：「台灣近年來密教頗興，導師有什麼看法？」當時導師沒說什麼，只是回應：「我很尊敬黃教的宗喀巴。」又有一次，李建興居士修密欲借關房的大殿，請問導師，師父說：「蒲團借。」

四、購買蘭若毗鄰地，是無意中的因緣

導師到台中華雨精舍養病，每逢要北上新竹福嚴佛學院上課，或到霧峰中華佛學院教書，我都會提早特地轉車到華雨精舍探望導師，亦可趁機將一些疑難雜症向導師請教，順便向導師稟報蘭若的近況。記得有一次九月中旬，導師例行回蘭若小住，午休後，照常坐在小客廳窗前，我看到《妙雲集》中〈文殊菩薩的法門〉，法喜充滿，快步拿著書走到導師尊前右膝著地說：「師父，這文殊菩薩的法門很好，如果有機會弘揚這法門，您老人家認為適當嗎？」導師只是搖搖頭什麼也沒說，我當時年輕不懂事，也不會往下追問為什麼，錯失了良機。

現在回想，導師可能認為不合時宜、根機吧。默然當中，忽然憶起導師曾在慧日講堂宣講《法華經》時曾強調：菩薩能做到怨親平等，甚至不求任何回報服務眾生，使眾生離苦得樂；這是基於菩薩真能深契法性平等，悲智雙運的展現，自認為應盡的本分，也是使命。在日常實踐中，徹知沒有一法與眾生有實在自性可得，一切是如幻如化，



▲ 2000年與導師合影於妙雲蘭若大殿前。（妙雲蘭若提供）

空無我的智慧隨時映現，一切的是非、挫折、打擊、難過、痛苦自然平息。

導師每年都會回蘭若小住，有一次早上飯後，我推著輪椅陪導師到樹林散步，對導師說：「師父，以後若有辦法，我們想要把這樹林小山丘買下來。」導師一言不發對著我笑笑。¹

以前信徒要到蘭若都要穿過旁邊的果園，走後門進來。旁邊這戶人家的兒子到佛教會的講習班上我的課，看到我

1 此番審閱本文時，二師父常光法師說：「購買蘭若的毗鄰地，是無意中的因緣！當時長達十多年走遍嘉義縣鄉間山坡覓地。」

路過或搬東西時，都會主動過來幫我拿東西，走六分鐘送到蘭若裡面。當時第一任果園的主人全家就在蘭若皈依，第二任果園主人的姪女也在這裡出家（德寬師父）。第三任果園主人有六兄弟，這些建地都是共有的，常光師父跟他們說：「如果賣給寺廟，我們隨時歡迎你到廟裡拜佛，請你吃素齋；如果賣給人家蓋別墅，就沒那麼方便，隨時可以進進出出。」對方聽一聽很有道理，本來他們兄弟合議賣建商一坪四萬八千元的，後來這戶人家以一坪四萬七千元和我們成交。新大殿土地的買賣過程中曲折折、受到百般阻撓，幸有龍天護法護持，最後總算順利落幕。

民國六十五年，常光法師來到蘭若常住，二十多年前，導師九十歲回來蘭若時，我欲將蘭若管理權交還師父，請師父另請高賢接掌住持，當時老人家有一分鐘停頓，之後即將手一指，並開口說：「交給常光法師。」師父指示後，我即希望常光法師能擔此重責，並周告海外縑素，無奈她總是不肯同意，依舊強調只願背後協助，不願掛名，總是低調行事。想想導師是何等睿智之長者，老人家不隨便發言，他講的每一句話，我們就是遵從，沒有後話，所以在經過長久勸說，又透過慧瑞、慧潤二位師兄、如琳法師等人的殷勤勸說，她才終於點頭了，於民國

102年正式陞座交付傳承。

導師到九十八歲之後常住花蓮慈濟比較少回來，民國九十二年福嚴五十週年紀念時，我們逮到機會，在福嚴大客廳懇求導師回蘭若主持動土大典！導師一答應後，馬上拿出日曆本，敲定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動土；當時只以電話邀請一些多次關心蘭若增建工程的法師、信徒而已，動土那天到場老少竟有八百多人，大家一起念佛繞山，既簡單又莊嚴的動土大典，感覺很好、殊勝圓滿。

五、培育僧材，令佛法在人間生根、茁長

為秉承導師悲智利他的精神，且有感於僧眾教育與培養僧才的重要，早期由我、常光法師和彥宗法師為新出家的僧眾講解《沙彌律儀》、《佛遺教三經》等基礎佛法課程。隨著徒眾增多，增聘傳道法師前來講授《佛法是救世之光》、《以佛法研究佛法》、《性空學探源》、《空之探究》……等等；還有常明法師講授《印度佛教思想史》、悟殷法師講授《印度之佛教》，以及張西鎮老師講授《雜阿含經論選讀》、《台灣民間信仰》、《古文觀止》；另有阮忠仁老師教授《唯識學概論》和張嘉南



▲ 2003年11月30日，導師主持新建妙雲蘭若動土大典。
(妙雲蘭若提供)

老師講授《華嚴經淨行品》、《普賢行願品》等。

而且只要是嘉義縣市內道場的佛法課程，也鼓勵弟子們去多聞薰習：如學眾們每星期四到力覺佛學社聽宏印法師講課，彌陀寺結夏安居期間聽傳道法師主講《圓覺經》、昭慧法師教授《聲聞律之理論與實踐》、會本法師講授《楞伽經》等等；而新竹壹同寺、法鼓山、基隆月眉山、佛教弘誓學院、台南妙心寺、嘉義新雨道場等地的禪修課程，也都開放徒眾前去修習。

在以培育僧團人才的前提下，蘭若以常住學院化的方式，於民國八十年成立「妙雲學佛園」，設有導師、班主任、教務主任、班長等職務；授課的內容除了

已有的佛學課程以外，更增聘多元化的師資陣容，如：吳霓霓老師的實用日文、余碧珠老師的書法課、吳平如老師的時事論談和張世昌老師的電腦課……等，以達全方位的學習。此外，現今媒體的快速傳播，網路與空中佛學院，也儼然成為學眾們學習的另一個修學管道。

另外，弟子們如有意願繼續深造的，都開放讓他們請假外出修學，有幾位到佛教弘誓學院的專修部、研究部進修，也有幾位已從大學宗教研究所畢業或正前往攻讀博班的弟子；他們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學業，另一方面在常住道場中隨分培福。妙雲蘭若的僧眾，始終秉持導師的信念，認清自己「具煩惱身」，進而悲心增上行菩薩道。在「不離世間覺」的原則下，契合導師人間佛教的時代意義，以此理念，落實「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與淨化。

如今，導師雖已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四日圓寂，然其法身慧命仍然留存在我的心裡。法脈相傳，身為導師門徒的我等弟子們，也唯有將正確的佛法傳授給有緣眾生，使佛法在人間生根、茁長，以報導師他老人家的法乳之恩、教授之情。◎

——原文刊於《走過妙雲蘭若50年——慧理、常光妙雲弘法記》

病苦的示現，給我一門最珍貴的修行功課

——常光法師口述歷史

編輯室摘錄

一、無上甚深微妙緣

乍到蘭若，很辛苦，當時只有慧理法師一個人，每當外出教學時都要麻煩信徒來看顧；我來了之後，經濟困難，但兩人分工，我種菜他拔草，我照料蘭若，慧理法師在外忙於四處的教學授課（清華山德源禪學院、慈明佛學院、新竹福嚴佛學院、還有曉光佛學院、元亨佛學院）。

五年後，弘師父、淨師父、量師父等陸陸續續來蘭若出家，爾後佛學院的學生彥宗師父（德宗）也過來跟我們共住；反正都是三寶的地方，導師的作風本就如此，也從不因我借住而嫌棄我。徒弟一個個加入，蘭若的生活更辛苦，幸好每



▲ 1966年導師於妙雲蘭若大殿前留影。（妙雲蘭若提供）

逢初一、十五，在圓福寺認識的信徒周太太，會買豆包來供佛幫我們加菜。

從三十八年前到現在，就這樣一路陪慧理法師走過來。期間曾去南投觀



▲ 常光法師（妙雲蘭若提供）

音寺，也多次前往桃園觀音鄉寶蓮寺幫忙，又曾住持圓福寺五個月、南投名間善覺寺五年，屢次想要離開蘭若都沒有辦法成行；是該讚嘆因緣的不可思議，還是要感謝三寶的庇祐。

二、導師的法乳深恩

未離開常住時，有次學院放假了帶幾位同學，如莊、如誠、麗華等人，幫蘭若整理後山，油漆窗戶，地板打臘。那時慧理法師她們告訴我說，蘭若十三年以來，從來沒有這樣整理過。因

生性怕生、自卑，對於導師心裡是敬畏的，也不太敢主動與導師有任何的互動和交談。但是，導師對於自己的徒弟和我之間，我知道是沒有分別心的！記得有一次下大雨，雨勢非常大，蘭若的大水溝被大雨沖刷出一個大洞，水幾乎要沖進蘭若；大家商量的結果，就是用大石頭把大洞堵住。那時候慧理法師、慧琛法師還有我，三人合力搬移石頭；但是，因為站的地方很窄無法使力，石頭怎麼搬也搬不動。後來，我想了一下，請他們讓開，我自己一個人使勁用盡全身力量，把大石頭搬了起來，順利堵住出水口。由於用力過度的緣故，走下山時，已經全身無力快要虛脫的感覺，整個胸口開始悶痛呼吸困難。到了晚上慧理法師看我很不舒服，拿擦勞滅讓我塗抹，沒想到一擦更嚴重，整個胸口紅腫炙痛。上衣的扣子都無法扣上，導師出來散步看到了，問了大家了解事情原委後，要我趕快服下雲南白藥中的藥王；吃了之後，胸口就不再疼痛，呼吸也慢慢順暢了。從此事來看，導師愛護後輩的心是一樣的，就像慈父般觀察每個人，給予適當的教誨和關懷。

離開萬佛寺後，首次再回去是參加仁王護國法會；記得唱讚時，內心起了很大的震撼，看見萬佛寺的大佛，儼然靈山會上諸佛菩薩再現，自己好像身



▲ 1967年，常光法師（第一排左一）於台中慈明寺傳在家菩薩戒時擔任引贊師父。（妙雲蘭若提供）

歷其中，此時心中感動無以言喻！回到蘭若後，每天利用空檔就會趕緊閱讀《學佛三要》，幾經審慎思維法義，猶如經五義中的湧泉義般可以舉一反三，那種發自內心的法喜，讓我不禁潸然淚下，久久無法自己，彷彿觸動沈寂已久枯竭的心靈！好似靈山會上諸佛菩薩又再現，而有「滿街都是聖人」的特殊體驗。爾後，只要有空，就想靜坐、閱讀，每次都是發自內心感動莫名；慧理法師看我每天這樣，以為我是不是走火入魔或者是精神錯亂了？有次專程到台中請示導師，慧理法師把我的情形稟告導師，導師慈藹回答：「小有感觸。」

然而，這樣法喜日子維持的並不長久。因為我的眼睛生病了，無法再張開看書，只能停下來休息。無法再閱讀，我的

法喜中斷了。但是，佛陀智慧如海慈悲的恩澤，早已深植我心。導師的法乳深恩，也啟發我願於苦難的人間發大心。

三、籌建嘉義妙雲講堂

蘭若續辦學佛班和水懺法會一個月，因地處偏僻、路途遙遠，晚上學佛班的信徒出入不方便。道成補習班皈依的兩姐妹（皈依慧理法師，法號：一道、一成）聽到這訊息，慨然答應出借租來的補習班教室讓蘭若辦學佛班，我和理師父去看過後，都認為讓蘭若那些老信徒爬鐵樓梯會很危險；一道答應再出借公園附近的另一處場所當蘭若的臨時道場（那原本是買來辦補習班的，因樓下經營KTV，家長反對孩子在這種娛樂場所出入，所以棄置不用），那階梯式的教室供學佛班上課還可以，如果《水懺》共修，信眾拜佛時會倒頭栽。那時道成正買好國華街210號三、四、五樓當補習班教室，就建議我們去買該大樓的六樓當大殿（道成願意再出借教室供蘭若使用），那時大樓只建到二樓。

之前我曾問理師父有多少錢可買地，理師父說約兩百萬，我認為兩百萬要買地再蓋大殿怎麼夠呢？就想先買個講堂方便蘭若運作也好。借了一張支票，再找



▲ 2003年11月20日，近新建妙雲蘭若動土之時，導師返回妙雲蘭若。慧理、常光法師率領全體住眾及信徒歡喜迎接。（妙雲蘭若提供）

來張嘉南老師一起去，想說多個人可以和建商殺價（出家人不方便）。六樓有兩百坪，一坪十五萬，共三千萬，建商聽說師父要買，自動開口每坪少一千，張老師一聽二話不說，馬上拍手大叫：「便宜，要買。」理師父擔心資金問題，我安慰理師父說：「沒關係，將每個月《水懺》收入拿來付利息。」

當初建商答應讓蘭若有錢再還，誰知半年後建商就開口要錢，貸款一千九百萬，每月利息十六萬，最後在兩位合夥的建商擔保下辦理銀行貸款。民國八十四年，嘉義妙雲講堂落成，就這樣蘭若才有屬於自己的講堂。

當初蘭若要找地蓋大殿，我們一直往山裡找檳榔山，找了十幾年都沒有適

合的。有一次去台中看導師，明聖法師說：「妙雲蘭若不要找山坡地，先去市區弄個講堂。」導師隨口回應：「你覺得在市區買地那麼簡單喔！寸土寸金。」苗栗三灣本慈寺演妙師父幫我們抽的籤詩上有一句「抬頭且望高樓」，當初我很不以為然，沒想到蘭若妙雲講堂的因緣就在高樓上，這可能是巧合吧。

八樓地主增建自住，七樓屋主留下來出租給韻律教室，每當法會或上課時，總會突然聽到「蹦蹦」的聲響擾人安寧，若非足夠的定力，恐怕無法接受不定時震動的考驗；一直忍耐到屋主有意出售七樓的一半時，就決定把它買下來，所以總共有一樓半。感謝導師的福蔭，還有大師父的學生、道友支持，



▲ 2013年3月，常光法師陞座為蘭若第三任住持。慧理法師將住持重任託付常光法師。（妙雲蘭若提供）

以及蘭若信徒等的護持，慢慢累積，分期付款完成，六年中將貸款償還完畢。這當中包括妙雲講堂學佛班同學，協助舉辦二次的大型園遊會。我還發起「菩薩學處」，學員一個月兩百塊護持講堂的水電費，每月慶生會誦《金剛經》祝壽，免費上學佛班。蘭若在市區終於有一個妙雲講堂可以運作，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在家眾前來親近三寶。

四、病苦的警惕

十年了，購地、建築共十年，妙雲蘭若新大殿終於落成。但醫生卻已對我的病下了最後通牒，記得落成那天我還坐著輪椅出來，寸步難行！回首來時

路，其實我的病，應該從小時候說起。

回憶是件痛苦的事，這些往事一直不敢向外人道出「因為殺業重」；論因果，累世所造作的我沒看到，只談今生就足以受此病苦的果報，確實是殺業太重！

雖然出生在澎湖，也不是捕魚的家庭，卻必須過著殺生的日子。從小媽媽重男輕女，非常疼愛哥哥們，每見哥哥到十六歲「轉大人」時，會親自宰殺雞；每次殺完雞，我必須去吃那個雞頭，媽媽說：「吃雞頭才會梳頭」（也因為我是女生，只有吃雞頭的份）。其實大哥、二哥、五弟都長不高，反而是我沒轉大人的吃法，卻也不矮，但是還是有份，就是共業呀！

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廚房後面每年

都養一頭豬，每天下課媽媽就叫我拿著菜籃去摘豬菜回來給豬吃，聽說很少有人把豬養得像我家那麼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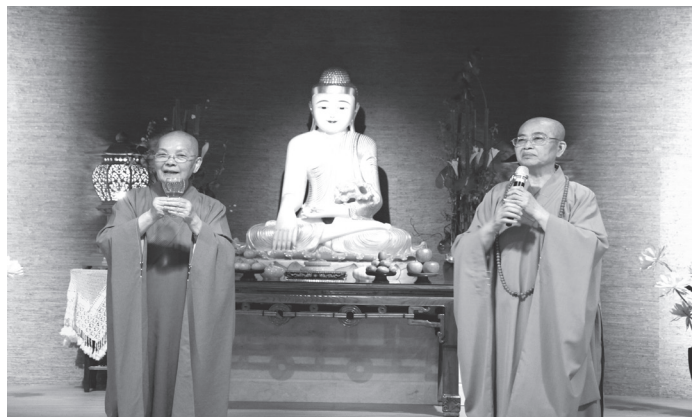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因為哥哥們喜歡吃螺，尤其是大哥特別喜愛，所以我每天下課後不是摘豬菜，就是到金龜頭撿螺。金龜頭是澎湖海軍基地（現在已不能過去），一個小女孩子，要知道幾點退潮，偷偷地到岸邊，心裡擔心被阿兵哥看到，時常很驚慌；加上又沒伴，提心吊膽害怕被抓，但總是能背著好重的「一嘎几」螺仔回家。媽媽在煮螺時，我會在旁邊看，常看到螺仔被煮一半時爬上來（因為開始煮會痛呀），媽媽又把它壓下去；我不懂也不能說什麼，畢竟這是我撿回來的啊，總而言之，又是共業！

我大約平均兩天去海邊一趟，有一天在路上，被一位老太太指著我說：「你不是『吃菜人嗎』？怎麼還在撿螺仔？」我看看對方，就趕快走了，我也不敢告訴媽媽說我不要去撿螺仔了。

長大後，曾回想金龜頭營中的阿兵哥，媽媽那時怎沒有顧慮：如果我被抓走了，那怎麼辦？說也奇怪，年紀稍長，背上長了「九頭鷹」，腳的大姆指也有長，一直到現在這些疤痕還存在。十八歲那年，來到台灣。當時住在慈明寺還未出家，每天流鼻血，鼻血都是用噴的，同學都不敢靠近；這樣的情況



▲ 2000年，導師回妙雲蘭若，導師與常光法師攝於關房後院。（妙雲蘭若提供）



▲ 2013年3月，常光法師陞座典禮，兩位法師感謝來賓蒞臨蘭若。（妙雲蘭若提供）

時好時壞，我也不懂得照顧自己。直到出家後，這些狀況再度出現，於是到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醫生判定為初期的鼻咽癌，幸好是可以治癒的。師父請人連絡我的父母，媽媽趕來慈明寺照顧我（媽媽怕陌生，三餐還是要去端飯上來）；後來爸爸也來了，還帶著我到高雄去看一間神廟開的秘方，折騰幾天才

回到慈明寺。

第二次發病，約在民國五十九年當監學的時候，白天需照顧學院學生，晚上則讀夜間明道高中。有一天上課時，眼前突然一片模糊，看不見了；當時慈德師兄和我是同班，趕緊找醫護室叫救護車，送我回慈明寺而後到澄清醫院治療。為了治療，我休學一年。

一年休學養病中，學做出家衣服；以前出家衣服沒有人賣，只好委託常信師兄做，再和她換執事。後來，聽說慈善寺傳三壇大戒，我發願去當一個月戒師的侍者，希望病苦早日遠離。那時候最痛苦是屬喉嚨的疼痛，本來以為是長瘰肉，常信師兄陪我到台大手術；記得當時的手術沒有打麻醉針，嘴巴張開、機器伸進的當下，耳朵好像快斷掉一樣的痛苦。因為無法喊叫，本能地用手去抓耳朵，結果護士把我的手腳綁起來；更糟糕的，接下來有二十幾位的實習醫生，一一輪流進來看我的病症，主治醫師一一地解說。可想而知，當時的我不是開刀的痛苦，是耳朵感受即將斷掉以及「被參觀」的痛苦。

這些病痛，從出家開始一路相伴。歷經喉嚨痛，痛到無法呼吸；脊椎長了「龍骨鷹」，整整半個月無法站立，直到來到蘭若喉嚨痛不藥而癒，但是腰痛快要三十五年，無法治癒，後來被台大劉堂桂醫生判斷為「僵直性脊椎炎」。三十九歲

那年的除夕夜，腹膜炎差點往生了；爾後又鼻咽癌轉移到淋巴癌，前後治療八個月。C肝治療階段，慈院的醫生建議施打干擾素治療。半年的療程間，半個月要往返嘉義花蓮之間，又正值蘭若擴建工程非常忙碌，我不親自討論也不行，總是想讓工程可以更為完善；這期間，我的母親不時住院，我再忙都會抽空到醫院探望她，直到陪她走完人生最後一刻。本以為打完干擾素的療程，病況就可痊癒，沒想到舊疾再度復發，而且還長出了瘻管瘤！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前後治療二年的痛苦，感謝弟子杰、坤、昭法師的細心照料和陪伴。

在病苦中我盡量做到「身苦心不苦」，這是導師給予我的啟發。想到人間的苦難，有的比我更苦。所以要堅忍完成蘭若擴建的使命，也或許是這樣的鞭策力量，讓自己在病苦中更為深信三寶、懺悔業障，用報佛恩的心情度過一次次的考驗。現在望著蘭若的新建大殿、望著莊嚴的佛陀，我感到這一路走來雖然很辛苦，但是三寶與導師老人家給我的信念與力量，支撐我愈挫愈勇，提醒我更加奉獻付出；尤其在起起伏伏、不可思議的建築因緣裡，病苦的示現，是給我一門最珍貴的修行功課。◎

——原文刊於《走過妙雲蘭若50年——慧理、常光妙雲弘法記》

薪傳人間佛教，守護印公故居

——慧理、常光法師與妙雲蘭若

訪談時間 | 110.4.25

地點 | 嘉義妙雲蘭若

採訪 | 釋明一、釋法聞、釋地柏

撰稿 | 張沛寧

修潤 | 釋耀行

慧理法師，出生於南投縣竹山鎮，民國47年正月初六，在新竹福嚴精舍禮上印下順法師出家，60年正月初九，接任妙雲蘭若第二任住持。先後任教於台中慈明佛學院、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新營曉光佛學院、霧峰中華佛學院、新竹福嚴佛學院等學院。80年，成立妙雲學佛園，作育僧材培育僧眾。83年，於嘉義市中心籌備妙雲講堂，同年成立「妙雲文教基金會」，開辦學佛班。

常光法師，出生於澎湖馬公市，民國56年，台中慈明佛學院畢業；6月19日，依止台中慈明寺^{上聖}_{下印}法師披剃。57~65年，擔任慈明佛學院二屆監學、中華佛教學院教務主任。78年，當選嘉義市佛教會理事長。83年，協助慧理法師於嘉義市中心籌備妙雲講堂，同年成立「妙雲文教基金會」。84~88年，受聘為南投善覺寺住持。102年3月13日，接任妙雲蘭若第三任住持。

割愛辭親遇明師

慧理法師出家前，家境十分優渥，祖父是地方上排難解紛的長老，祖母則是吃長齋的虔誠佛弟子，父親曾以績優蔗農的身分接受陳誠省主席的表揚。出生在這樣一個富裕又良善的家庭裡，法師備受寵愛，幼時出門讀書，哥哥甚至會幫他提書包。國小畢業後，慧理法師考上台中女中初中部，整個竹山國小就只有她一人錄取，但當時已心



◀ 1957年11月，合影於新竹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開學典禮。（妙雲蘭若提供，前排左八起：新竹縣縣長、甘珠活佛、印順導師、道源法師；前排右二：道安法師；最後排左三：慧理法師未出家時，俗名張素貞）

繫佛法，希望能留在竹山並到熟悉的重慶寺聽住持曾永坤老師開示，因此毅然放棄台中女中，就讀竹山初中。初中畢業後，懇請家人讓她就讀佛學院，家人雖然不捨卻也同意了，便前往寶覺寺主辦的台中佛學書院就讀。

那年，楊白衣老師在寶覺佛學院教授印順導師的《佛法概論》。慧理法師從小聽外公讀誦《金剛經》，無意間記下了「一切有為法」一句，在佛學院入學考試中寫對了一題填充題，給楊白衣老師留下深刻印象。在寶覺佛學院接受印順導師的佛法啟蒙，被導師的思想吸引，她告訴自己，未來若有一天出家，定要拜印順導師為師。儘管楊白衣老師認為，導師這般高僧不會輕易收徒，但

慧理法師仍不放棄。她說：「當時見到《佛法概論》一書中清瘦的導師相片，總是忍不住將導師畫得白胖一點，看起來比較健康。」後來導師帶著菲律賓團到寶覺佛學院參訪，才第一次見到導師本人，從此踏上跟隨導師的師徒之路。

民國46年，印順導師在新竹壹同寺開辦女眾佛學院，慧理法師在楊白衣老師的鼓勵下報考，成為新竹女眾佛學院的第一屆學生。因導師宣布，若要繼續讀佛學院正班生就要現出家相，她趁機懇求導師為其剃度，導師慈允，正月初六，圓頂成為印順導師的弟子，那年還未滿18歲。回憶圓頂那天，她和同學一起走上福嚴精舍，一路上和同學玩笑說：「導師給我的法名可能會叫慧



▲ 1965年5月15日導師出關留影。

理喔！」彼時同學笑她，想不到儀式開始後，導師從海青中拿出寫著法名的紙條，竟真的取名慧理。出家後生活清苦，她對家裡一向報喜不報憂，從不敢讓家裡知道日子如此艱難，否則大概早就被抓回去了。但仍不減道心，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跟隨導師修行的初衷。

一塊豆腐分成兩餐吃的修行歲月

導師的生活很平淡，但行住坐臥都是模範。導師在關房閉關時十分專注淨心，白天很早就起來讀藏經、撰寫著作、誦經，到了晚上會為弟子授課，八點半一到，導師便準備就寢，生活十分規律。護關的弟子為他準備餐飲，即便放到



▲ 1965年9月，導師受邀於嘉義講說《佛說阿彌陀經》七日，盛況空前。合影於嘉義朴子高明寺。

桌上了，他也不會輕易被打擾，飲食也十分簡單，在經濟清簡的狀態下，一碗稀飯、二十幾粒花生過個油鹽，就是一餐了，有時切一塊豆腐分成兩餐吃。

為了節省開支，常是一帖藥連吃三個月，但再病再苦也都不說，儘管身體不好，仍堅持不懈專心致志地整理經典。原本計畫要閉生死觀，後來因張澄基博士極力勸請，僅閉關一年多就出關到文化大學教書，導師出關時，打坐的蒲團已經在頻繁不間斷使用下損壞了。隨後每年，導師仍會回蘭若十天半個月，重新整理文集或沉澱思緒，偶而到了傍晚，寺院晚課結束後，導師會坐在凳子上和弟子們閒聊，言談之間皆是教導，直到90幾歲身體不好了，才到花蓮慈濟養病。

不負師長的囑託，「為佛教、為眾生」

導師閉關時由慧理、慧瑞、法潤三位弟子護關，彼時三位弟子都才二十出頭，十分年輕。導師在張澄基博士力邀下，提前出關前往文化學院教書。慧理法師自認當時太年輕，難當管理蘭若大任，便請導師將蘭若交給原本就是嘉義人的師兄慧瑜法師管理，隨後慧理法師和慧瑞法師便跟隨導師北上到文化學院旁聽。當時的妙雲蘭若只是一間小小的關房，建築設備都還十分簡陋，導師也不曾想過，要將出入道路皆十分不便的妙雲蘭若發展成大道場，僅是希望有人能夠照料著這個閉關閱藏的空間，不致讓其荒廢。

民國五十八年，導師返回蘭若安住，隔了兩年因不慎跌跤，身體大感不適，直到年底腹部脹痛不已，檢查發現小腸栓塞，經手術治療後仍有無法排氣的問題，需再次開刀。導師在道源法師的勸說下再次接受手術，進而依從身體不適的因緣，將妙雲蘭若正式移交給慧理法師管理。慧理法師表示，當時導師曾找證嚴法師來接管，但慈濟的信徒希望證嚴法師留在花蓮，導師又對慧理法師提了幾次，最後預立遺囑，儘管自謙



▲ 1969年，合影於新加坡弘法。（妙雲蘭若提供，前排左起：慧理法師、常覺法師、廣義法師、印順導師、聖印法師）

無力承擔，但仍在導師的囑託下接任妙雲蘭若住持之職。

回憶當年初接任時，經濟十分拮据，導師留下的幾萬塊，遇到幾次颱風就都用在修繕了，為了維持這個道場常常十分煩惱，連身體都弄壞了，不曾想過要將蘭若經營成大道場，只是盡一份師長的囑託，「為佛教、為眾生。」每天早晨，慧理法師便徒步走到附近公園，對著晨起運動的民眾宣講簡單的佛法，公園人多，大家運動時心情放鬆就比較願意聽些簡單的佛法，也因此結下一些善緣。後來這些信徒想到蘭若共修，當時蘭若的對外道路十分不便，信徒仍不辭勞苦到蘭若讀《普門品》，慧理、常光法師就煮粥給信徒們吃，信徒也發心留下些零錢打齋，就這樣維持著妙雲蘭若的開銷。

後來有一年，慧理法師對導師表示

自己身體不好、能力有限，請導師指定住持，不論對象是誰，都願全力協助。常光法師在一旁說：「傳給慧理法師的徒弟就可以了！」導師靜靜地聽著，沉默了幾分鐘後說：「就傳給常光吧。」但常光法師總是謙辭，不論有沒有擔任住持，都盡全力為蘭若付出，直到了2013年才陞座擔任住持。

維持關房原貌，擇地擴建蘭若

擴建妙雲蘭若前，為了讓徒弟能外出講學領眾，接引信徒，兩位法師民國82年，在嘉義市區買了一層大樓作為講堂。一開始預算只有兩百萬，開價卻一層三千萬，儘管已經打了折扣，還是相差甚遠。最後咬緊牙根，決定用每月拜《水懺》的收入支付利息跟貸款，接著隨順因緣舉辦了兩次園遊會募款，陸陸續續將貸款還清。

導師將關房交給慧理法師，慧理法師認為，作為徒弟有責任維持關房原樣，導師在時讓他回來有個熟悉的住所；導師不在了，這個地方就成了歷史最好的印證，記錄當年導師閉關的時光，讓想瞻仰導師的後學有個地方憑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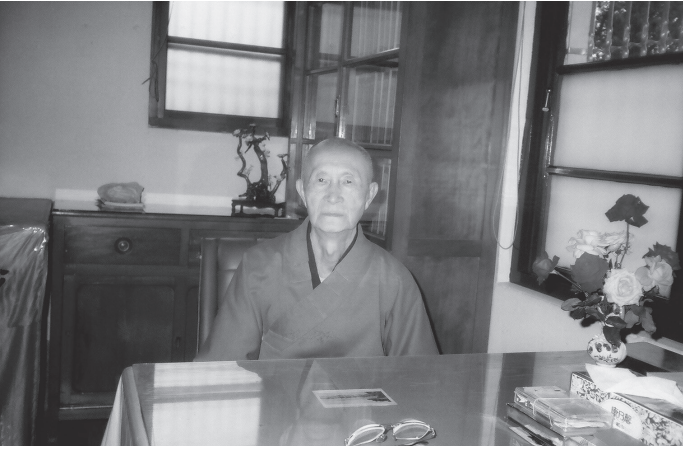
常光法師表示，當初想留下導師的關房，並另外擇地擴建妙雲蘭若，四



▲ 1997年3月，合影於妙雲蘭若關房旁的鐵皮屋餐廳前。前排左起：德量、德淨、德弘法師；後排左起：彥宗、慧理、常光法師。

處看了很多土地都不適合，找了二十幾年，沒想到最後竟能買在導師關房隔壁，這是當初始料未及的殊勝因緣。起初這塊土地開價一坪六萬，整片買下來所費不貲，地主主動找上兩位法師，慧理法師直接砍價開出一坪三萬的價格，最終沒有成交。後來有一天，正逢導師回妙雲蘭若小住，地主再度前來並主動降價至一坪三萬五，導師慈悲，要兩位徒弟與地主簽約，又經慧理法師斡旋，最後以一坪三萬二成交。隨後，土地因遇上九二一法規修改，坡度太大而不能興建，又將前方的土地一併買下，在因緣的推動下才有現在的規模。

兩位法師感慨地說，當初要擴建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會蓋這麼大，就像蘭若的建築，順著河流和山勢，一切都是因緣推動。在溪流旁邊怕滑動，所以



▲ 1995年，導師回妙雲蘭若留影。

蓋了地下室穩固地基，地下室雖然增加了很多成本，但是八百多坪的空間解決了餐廳跟停車場的需求，每年的藥師法會開放信徒、民眾進來用素齋，也很值得。九二一水土保持政策規定山坡地不能蓋房子，所以又多買了旁邊的地蓋大殿，這些成本都是最初沒有想到的。

陸陸續續多了很多支出，本來要將前面的地賣掉，買家都找好了，結果對方的地理師來，看到一位高瘦的年長僧人在這塊地上散步，回去後說給買家聽，買家聽著描述認為是導師示現，地理師便告訴買家這塊地注定是三寶的，一坪都不能要。常光法師後來回想，當初蘭若的圖來來去去給導師看了幾次，最終他老人家才終於點頭，若把那塊地賣掉便沒辦法按照導師點頭的設計圖建造，或許因為如此，導師才回來走一走的。

就這樣一枝草一點露，蓋了十年才落成。落成前三個月，蘭若發邀請函給導師海內外的法眷，結果工程團隊為了項目預算問題突然總辭，所以後續的一些設備、細節都是寺內常住自己找人處理，像客堂的家具，就是常光法師的弟弟贊助。當時常光法師正在病中，醫生甚至說恐怕撐不到落成，她坐著輪椅監工，憑藉意志力撐到落成，一直堅持到現在，真是不可思議。兩位法師表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沒有設定未來展望，隨順因緣利益眾生就好。

常光法師與蘭若的因緣

慧理法師自謙自己比較沒膽，野心小，只做有把握的事，唯一擅長的就是讀書、教書，妙雲蘭若如今能有這片規模，常光法師功不可沒。

常光法師出生於澎湖，祖母是五十多年前澎湖出家的第一位比丘尼——妙嚴長老尼，十一歲那年常光法師便跟著吃素。十七歲時，五弟的皈依師父，台中聖印法師帶團至澎湖遊覽，父親便帶著常光法師去拜見聖印法師，並請法師接引常光法師出家。隔年，她到台灣，開啟不一樣的人生旅程。

常光法師回憶，當初媽媽總是說



▲ 2000年，導師回妙雲蘭若時，澎湖妙雲講堂信眾一同前來拜謁「師公」。

她醜，沒有人要娶她，乾脆去出家。聽媽媽這樣說心裡難過，也不想出家，本來想跟著戲班跑走，但沒有身分文件，最後只好順從出家。長大後才明白，媽媽是捨不得女孩子嫁人，扛一家之業太辛苦，不如出家。因為從小家裡重男輕女，即便上面已經有三個哥哥了，父親還是覺得女孩是賠錢貨，常光法師在家裡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女兒，不敢和爸爸、兄長講話。長大後回到澎湖講堂傳授八關齋戒，父親聽完還驚訝，不知她會講話。和慧理法師從小被捧在手心相比，正好相反。也造就了以後畏眾、沒有自信的性格，總是想要隱藏在幕後，不敢自己亮相在舞台上。

儘管如此，常光法師談起父親、兄

長，還是充滿敬意，認為孝順是孩子的本分。剛到台灣時是遵從親長出家，心裡並不這麼願意，直到進入佛學院就讀，才真正發起出家的決定。讀書三年期間曾與印順導師有一面之緣，自此心生嚮往，但同學告訴她，導師收徒弟至少要高中畢業，向來怯生又內向，聽到這樣的回答便打消了念頭，錯過與導師的因緣。

民國六十五年，慧理法師在慈明佛學院兼課，受懺雲長老邀請到嘉義義德寺為佛學營學生上課。當時的常光法師年僅二十二歲便擔任慈明佛學院監學，年紀輕輕挑著管理的擔子，上面還有師兄、戒兄，覺得十分吃力。那一年常光法師帶領其他同學到義德寺聽課，隨後到妙雲蘭若掛單，見蘭若屋內設備需要整修，便和同學們留下來幫忙。當時正值印順導師住在妙雲蘭若，看出常光法師的心事，便引導她說出擔任監學遇到的領眾問題，導師告訴她：「應建議師長將佛學院和常住眾分開管理。」常光法師十分法喜，回去與師父商量卻與師長意見相左，只好正式向師父告假。隨後，本要到義德寺當香燈，卻因緣不具足，最後回到妙雲蘭若。繞了一大圈，總算於印順導師座下學習，重新牽起與導師的法緣。

訪談時，慧理法師在一旁感慨的說：「常光法師是觀音菩薩送給蘭若的大禮。」常光法師也笑著回憶，剛來蘭



◀ 2012年7月，妙雲蘭若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會之合影。

若時慧理法師說話很直接，有幾次無意間傷到她，都想提著鞋子偷跑。幾個慧理法師的師兄弟也偷問常光法師怎麼願意留下來，因兩人相處久了，也就知道彼此的脾氣。蘭若那時信徒不多，進出的道路都很不方便，還要自己種菜加菜，生活十分清苦。下雨時得趕緊到外面清理淤積的土石，水才不會淹進來，就這樣在簡陋的鐵皮屋裡住了三十餘年，昭慧法師有次來訪，就很捨不得兩位長老尼住在鐵皮屋。常光法師說，蘭若的生活跟從前在佛學院相比，困乏很多，但心靈卻很踏實、富足。

荷擔如來家業，薪傳人間佛教

慧理法師的徒弟很多，學歷都很高，領悟力自然也強，但法師強調，佛教徒的

學歷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三寶的道心是否足夠堅定。隨時保持歡喜心，能親近善知識就不輕易退轉，像佛教弘誓學院能有昭慧法師，弟子們就該珍惜，不隨便離開。慧理法師表示，前陣子身體不好，在重病昏沉中，來到一處清靜山林地，看見佛陀與阿難尊者和眾菩薩，但佛菩薩卻都不搭理她。甦醒過來後才知道，原來已經昏迷七、八日，肺部積水抽了2000 cc。也許因緣未了、任務還沒完成，所以佛菩薩不收，因此能住世修行、修習佛法是很難得的福報，要好好珍惜。

常光法師亦回憶起，蘭若落成前自己身體十分不樂觀，中西醫都認為時日無多，但或許責任未了，憑著意志力也堅持到了現在。希望後輩也能對佛陀家業有更多的使命感，完成導師為佛教、為眾生的期許。◎

妙雲蘭若的「知天命」之年

撰文 | 釋昭慧

妙雲蘭若，原是印順導師所创建的閉關小舍，名為「蘭若」，正是呈顯其寂靜、隱修的原初功能。然而在導師弟子慧理法師偕同常光法師，五十年住錫、建設的過程中，它已成功地轉型為廣度眾生的宏偉殿堂。

印順導師對佛教的重大貢獻，論述者眾，無須筆者在有限篇幅中啾啾重贅。本文要談談慧理法師、常光法師，這兩位孝順、慈悲、願力宏深的大德長老尼，在妙雲蘭若五十年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可以這麼說，兩位師父對印順導師的殷重孝心，弘傳導師思想的強大願力，以及呵護晚輩的深厚悲心，是妙雲蘭若得以新舊並陳的關鍵性因素。



▲ 妙雲蘭若新建大殿宏偉外觀。（妙雲蘭若提供）

在導師所親自建立的道場中，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是男眾道場，導師曾自述他的一樁極大遺憾：他想要建一座女眾道場，讓追隨他出家的女弟子們可以安住，可是卻被比丘們橫加阻撓而作罷。然而慧理法師、常光法師、明聖法師，以及蘭若與精舍的比丘尼群，卻依於她們的孝心，而擁有了「立寺安僧」的大福報，彌補了



◀ 昭慧法師應邀參加「妙雲蘭若新建大殿暨印順導師紀念館啟用典禮~系列演講」講題：講題：【阿含經】的修行論。（2011.11.6 檔案照片）

導師「未能創建女眾道場」的遺憾。

在本文中，縮小範圍來談妙雲蘭若。基於一片赤誠的孝心，慧理法師、常光法師住錫於此，默默守護著導師關房——這片「人間佛教」的聖地，自己則與大眾居住在鐵皮屋內。

在那個年代裡，大家並沒有「保留名人故居」的遠見，而且導師非常謙和、低調，他所建設的寺宇，土地與建築大體都屬中、小規模。

筆者非常幸運，搭上了親炙導師的末班車。民國73年秋，在導師的推薦下，進入福嚴佛學院任教。當時還從福嚴精舍紅磚道上，感受到龍柏成蔭、綠草如茵的質樸之美。紅磚道旁，龍柏後方的正廳旁，正是導師故居，也是一座關房。

奈何精舍腹地不大，到了民國76年，為了重建校舍，竟然將龍柏後方的整排房舍全部拆除；也曾親見慧日講堂維持五〇年代道場建築的質樸風貌，奈何講堂腹地不大，至九〇年代，還是得悉數拆除、重建；華雨精舍的土地更小，同樣得面對拆除、重建的遺憾。唯一令人沒有遺憾的文化奇蹟，就在妙雲蘭若！

這完全是兩位法師的孝心有以使然。在她們的心目中，只要是導師坐臥、步行過的地方，就宛若無價之寶的聖地。她們含辛茹苦，耗盡心血，維持古老建築，保留歷史記憶，精心維護文物。

也正因為這片深厚的孝心，使得蘭若如今成為印順導師故居之中，唯一留下原址、原貌的地方。單就此點而言，



◀ 2006年，導師圓寂翌年，慧理、常光法師攝於妙雲蘭若關房大殿。
(妙雲蘭若提供)

吾人可以預知：在印順導師所創建過或住錫過的道場之中，妙雲蘭若必將會是最知名、最重要的歷史建物。它將會是「人間佛教」追隨者心目中，永垂不朽的聖地。法師們在鐵屋內刻苦安止的數十年歲月，確已在她們身上留下了病痛的印記，折損了法體的健康，卻也換來了歷史的永恆！

導師關房，以及關房中的所有文物，是從2002年開始進行專業維護與保存的。這是一項鉅大工程，不但所費不貲，而且得耗竭極大的心力與體力。兩位法師帶領蘭若師父們節衣縮食，點滴累積下來的資源，總是大筆用來維修關房、保護文物。兩位法師的高足德涵法師，僕僕風塵地奔走請教文物古蹟專家，並且嚴謹照顧著每一個細節。所有這些點點滴滴的心血奉獻，為人間佛教的追隨

者，留下了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

妙雲蘭若的建築新舊並陳。新建築完成迄今三年，它那高聳而亮麗的殿堂，宏偉而莊嚴的佛像，背後依然有兩位法師嘔心瀝血、奔走募建的感人故事。有了理想的道場空間，蘭若師父與信眾們快馬加鞭，持續推出了各項法務、文教與禪修活動，以有限的人力資源，充分地將建築群作了極大化運用，帶動著嘉義地區乃至全國的正信佛教。

除此之外，蘭若還運用當代跨領域的高科技，打造了「平凡的一生——印順導師紀念館」，這座數位文物陳列區，將導師畢生的歷史照片、書稿文物，用數位科技予以掃描、存檔、陳列展示，讓導師思想與文物，有了實境與虛擬交錯的推廣空間。

一座寺院維持運轉五十週年，這



▲ 2013年4月6~7日，妙雲蘭若與佛教弘誓學院於蘭若新建大殿，共同舉辦第十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會議暨「動保與生態倫理」，與會來賓於開幕式後合影。

是非常不容易的。極少人的一生可以跨過兩個五十年，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年過半百，智者可在經驗歷練與探索分析的過程中，逐漸窺知宇宙、人生的運轉法則。

妙雲蘭若五十週年，這不只是一座寺院「年過半百」的象徵意義，更重要的是，這所寺院滋潤、長養著眾多佛弟子的法身慧命。

在這裡，印順導師閉關修行，並寫下歷史鉅著——長達四十五萬字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在這裡，留下了全台碩果僅存的，

印順導師親自督建並曾駐錫的古老建築——舊殿堂與關房。

在這裡，有兩位垂垂老矣的偉大法師，含辛茹苦地護關、建寺、安僧、領眾，將生命中的黃金歲月，悉數奉獻於此。

在這裡，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比丘尼，帶領著居士們研習佛法，建構善知天命、喜樂自在的美好人生！

且讓我們以感恩、珍惜、祝福之情，歡慶妙雲蘭若的「知天命」之年！◎

民國一〇三年八月廿七日

于玄奘大學妙然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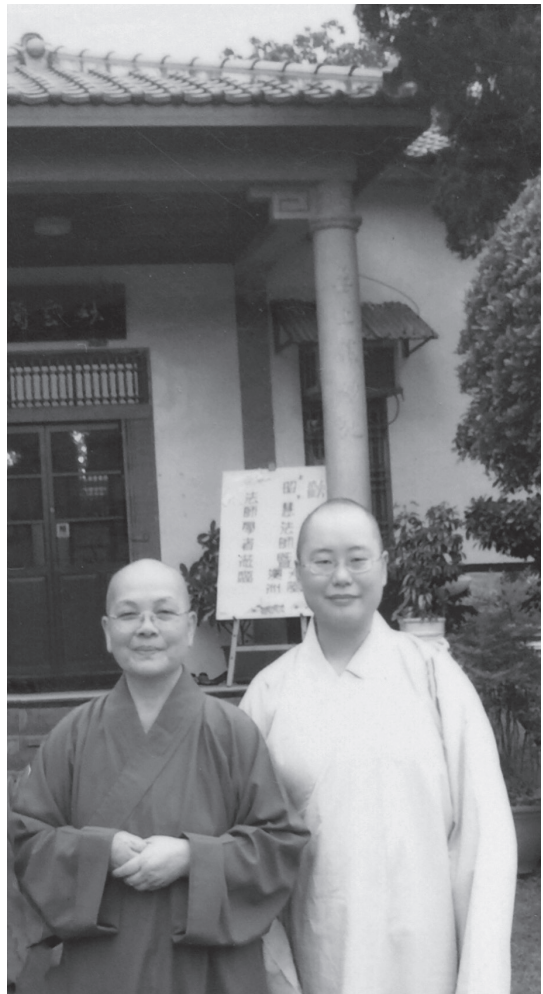
妙雲蘭若，關房窗前憶大德

撰文 | 釋耀行

初聞佛法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大陸剛剛走出文革的陰霾，百業待興，大小佛寺也因為佔用機構的搬離，而恢復了本來面目。在叮叮噹噹的修復聲中，僧人的身影穿梭在殿宇間。佛法的教化，除了專屬佛學院，在信徒間口耳相傳的，就是淨土的念佛法門。知道阿彌陀佛及他建立的西方極樂世界，但那個世界似乎距我非常遙遠，因為聽說那是念佛人臨終後的歸宿，這對於花季之年的我，確實是難以想像的。

一、聞道傳薪使，當持只履歸

佛法難道就是每天成百上千的念佛、求生淨土嗎？這樣的疑惑，一直困擾著我，但內心莫名生起的親切感，



▲ 作者耀行法師，參加2006年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會後參訪妙雲蘭若，與慧理長老尼合影於印公導師關房前。（作者提供）

又促使我一次次前往寺院。直到有緣聽聞經教，才走出這條獨徑，看到法的廣袤。初聞法音，是在我的家鄉四川成都。在都市中心僻靜的小街上，有一所始建於明代的佛教道場，名十方愛道念佛堂。民國初年，昌圓老法師在此設立蓮宗佛學院，當代大陸極富盛名的隆蓮法師於此出家住錫。老法師學識淵博，慧眼獨具，在艱辛恢復寺院的同時，鑒於當時中國沒有一所培養比丘尼的正規學校，不惜餘力多方奔走，建立起四川尼眾佛學院，培養僧才，延續慧命。

演培法師在其自傳《一個凡愚僧的自白》中記述，抗戰期間曾經受邀在十方愛道念佛堂講授《俱舍論》，此時，隆蓮法師任職蓮宗佛學院尼眾部教務長。她在出家前就在法尊法師座下學習藏文，聽講《唯識三十頌》、《入中論》。老法師學承密宗格魯派，但她第一屆的學生卻告訴筆者：在她就讀期間，曾聽老法師上課時提到：要讀印順法師的書，因為那具足佛法正見。而老法師也在住錫的愛道堂，為僧俗大眾講解導師的《佛法概論》。記得當年拿到那本油印的簡陋書本，內心有種莫名的感動，彷彿看到巍峨挺拔的高山，想要一探究竟，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導師的著作。作為修持密法的行者，老法師對導師的尊崇實屬難得。彼時兩岸的往來

未如現在頻繁，資訊也不發達，老法師誤聞導師往生的訊息，即刻賦詩悼念，現在這首詩還收錄在《隆蓮師詩詞選》中。這是一首五言詩，題目是：「聞印順法師示寂」。詩中寫到：「聞道傳薪使，當持只履歸。風霜留炬眼，塵土掩龐眉。十哲成真隱，群生仍醉迷。憑誰叩兜率，三會定何時。」收錄在該詩集的還有〈讀妙雲集〉一首，「法海遊心六十年，靈珠在握演真詮。雪山已探須彌頂，炎瘴仍橫越嶠煙。絹扇豈無鄉土意，玉關難度大乘天。一方遺憾盈盈水，滿目琳琅益惘然。」歲月荏苒，兩位大德先後捨報，終其一生素未謀面，但以法會遇的因緣，卻在後學心中播下正法的種子，以至後來出家問道，追隨昭慧法師，研習導師思想，服膺推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二、喔！縉雲山

導師的著作廣博精深，沒有善知識的引領，初學者是甚難得入的。屆時如果再遇到一些持宗門見僧俗學佛者的阻擾，這些人中，有些甚至從未讀過導師著作，就人云亦云的誤導初學者，說什麼導師的書不能讀。而正是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良知，導師

畢生遊心法海，著述質勝量多，其研究和論述的範圍涉及教史、教義等多方面的內容。特別是對佛教思想和制度的闡釋，不僅上溯原始經律（《阿含》和四大廣律）以尋其源，而且善用現代史學研究方法，跳出傳統以宗派思想為中心的詮釋模式，貫穿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這種長於辯異的性格和學風，與重視圓融的傳統宗門思想之間，有著相當的落差。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導師的著作引來宗門徒裔的反彈，也是勢所必然，而且由來已久。因為導師，有些學佛者從此遠離導師著作，錯過深入正法的機緣。每每遇到這樣的學佛者，筆者都誠懇的告訴他：導師的書是否讀？筆者的觀點和其師父的觀點，你都先放置。不妨自己打開書看看，導師在講什麼？喜愛思考的學佛者，往往從此開啟心扉，欲罷不能的蒐集導師所有的著述，在字裡行間得到法的喜悅。也因此自動組建學習小組，分時段，次第學習導師的《妙雲集》。倘若遇到問題，筆者再與他們討論、溝通。因為彼此間建構了良好的學法氛圍，每個人都有長足的進步，具足了這樣的法喜、智慧，對於導師所宣導的「人菩薩行」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勇氣。

對那些好樂於法的修學者，筆者也都願意與他們分享自己的學法經歷。出家之

初，筆者是從唯識學開始義學的學習，這也是地域因緣故。四川曾是抗戰時的大後方，許多僧俗大德在此期間都往四川躲避戰火，導師也有八年的縉雲山山居歲月。

二〇〇二年，筆者有幸跟隨昭慧法師前往華雨精舍向老人禮座，當法師介紹筆者來自四川時，老人立刻回應，喔！縉雲山。可見這八年山居歲月，對於導師是何等的印象深刻。在這些遷徙的人流中，唯識大家歐陽竟無先生也在其中，支那內學院蜀院因此從南京遷至重慶江津，他的弟子王恩陽先生更是輾轉於巴（重慶）蜀（成都）講授唯識學。因此，講解、注疏唯識典籍在四川蔚然成風，直到一九九九年筆者就讀的重慶佛學院亦以修學唯識為主。

三、學「唯識」，印順導師的書不可不讀

記得當年初學唯識，遵循傳統的學習方法：先熟記偈頌，再聽師長依文解析，而後通過學友間的輾轉「複講」加深記憶。「複講」也是驗證學習程度的手段，所講內容與師長所授相似度之多寡是衡量優劣的標準。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訓練強記的能力，對經論中的說法亦能一一道來，但是為什麼要提出這些問題？同一



◀ 2011年11月20日，妙雲蘭若新建大殿暨印順導師紀念館啟用典禮，與會貴賓於大殿前合影留念。（妙雲蘭若提供）

學派甚至同一論師早期所著的論典與後來的作品，為什麼有不同的說法？唯識思想產生的活水源頭在哪裡？這樣的問題意識，但憑依經解意的學習方式是難以產生的。不具足問題意識，研讀經論往往人云亦云，即便發現有所差異，也無法了達是因為思想的前後轉變，反而容易站在宗派的立場，想辦法巧為會通。

而後開始接觸印順導師的著作，在導師的《妙雲集》中，專論唯識的是《唯識學探源》和《攝大乘論講記》這兩本書。但是讀過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部派佛教」的基礎，這兩本書是看不懂的，直到拜讀了昭慧法師著的《初期唯識思想》，才明白學習陷入迷宮的癥結點在於：以傳統的「橫面解析」方式研讀唯識典籍，雖然可以瞭解某論師

整理的某部論典的細節，但是無法以整體的眼光來審視、揀別——該經論之所以出現所表顯的思想內涵，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見樹不見林」的思維慣性。

所以先有「唯識思想史」的學習背景，再選擇善巧的研讀方法，從早期的經論入手，學習的次第反而是先《解深密經》（因為該經典的出現標誌著唯識學派的正式形成），再《攝大乘論》、《唯識三十論》、《唯識二十論》。後三部論典是無著與世親兩兄弟分別撰寫的，同樣是建構唯識思想體系的重要論典，但是思想已經發生轉變。印順導師總結為：《攝大乘論》是以「阿賴耶識」為中心的「一能變」思想，到了世親的《唯識三十論》形成「此能變唯三」的「三能變」思想。因此，循著思



◀ 2013年妙雲蘭若舉辦住眾禪七，禮請佛教弘誓學院院長性廣法師為指導禪師。（妙雲蘭若提供）

想演變的脈絡選擇經論閱讀的順序，對我們真正讀懂經典是有幫助的。

前面談到讀導師的《唯識學探源》，如果沒有「部派佛教」的基礎是看不懂的。其原因在於：但凡站在宗派的立場研讀唯識學，往往忽略它也是「佛法」中的一個有機體，其學派思想的醞釀產生離不開整體「佛法」的大環境。因此，想要深入的學習「唯識」，就必須對「根本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三系」的思想有所認識和瞭解。可是學「唯識」已經不容易了，要瞭解「部派佛教」就更是難上加難。

筆者當初就因為畏於「部派佛教」繁複的論義，想要避開而直接學習「唯識」與「中觀」，可是思想的承續，不能因不耐煩而做斷然的切割。當然，如果僅是滿足於瞭解唯識的幾個名相，還不足為慮。但是，想要進一步探詢「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思想源頭，就必須上推到部派佛教。加之許多唯識的根本論典，都有破他宗、以立自宗的論述（包括中觀的論典也有這樣的特色），即所謂「摧邪顯正」。但如果不瞭解對方的思想，又如何能做這樣的比對。正因為無法讀下去了才回頭補課，所以深深的

認識到，學養不足是無法從整體瞭解唯識學的。

另外，學「唯識」必須善於使用參考資料，除了研讀該學派重要的經論外，印順導師的書是不可不讀的。導師研究唯識的書籍既有《唯識學探源》、《攝大乘論講記》等專著，也有許多對唯識的精彩見解，散見於他的其他著作中。導師論「唯識」，不是只談這一系列的思想，而是通過上探「根本佛教」、「部派佛教」的脈絡，下承「大乘三系」的比對研究，從而清晰的呈現出「唯識學派」的特質。閱讀這些資料可以幫助我們在入門階段，就清楚地瞭解「唯識」思想的演繹路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讀初、中、後不同時期的典籍章疏，「唯識」學的輪廓就會了然於心。

四、妙雲蘭若，關房窗前憶大德

《妙雲集》在教界被喻為小藏經，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大陸請購整套《妙雲集》也非易事。記得筆者當年想要求得這套書，多方請人代購，也所獲不全，直到有一天，香港圖書館館長何澤霖老居士來寺參訪。何館長多年來請購法寶贈送大陸大小寺院，筆者在家學佛之初，就閱讀過館長寄來大陸的《香港佛教》、

《內明》等刊物，豈料十多年後，以僧伽之身與館長在此相見。言談間論及導師的《妙雲集》，也許感於筆者的求法若渴，館長雖然已經退居，但承諾湊齊一套《妙雲集》贈送筆者。捧著這套不同年代出版而彙集成的《妙雲集》，內心深深感念長者的護念，現在，這套《妙雲集》仍然珍藏在筆者的書櫥。有感於當年獲取的艱難，2009年9月欣聞《印順法師佛學著作全集》在大陸出版的訊息，立刻奔相走告於諸樂法者。同時也感恩諸多善知識默默的付出，是他們歷經艱辛，方才促成了《全集》的弘通。

2006年再次赴台參加第六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會議，會後隨同與會學者來到地處嘉義的妙雲蘭若。導師創立的道場，隨著時間的流逝，因緣的變遷，大都經過程度不等的改建，唯有此處，因慧理法師、常光法師對導師的至孝，不忍拆掉舊有的關房，寧願在旁邊搭建的鐵皮屋中居住，忍受著年復一年的酷熱。這份堅持，來自尊師重道的一片赤忱。因《妙雲集》而知道導師，來到蘭若，站在導師當年閉關的圓形窗口追思大德，不禁打從心中感激守護這片聖地的常住師父。◎

我為什麼選擇高端疫苗？

——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是中醫藥學的良好傳統

撰文 |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九三五）

110.7.28

前天清晨，收到一封來自【英國醫學期刊the BMJ】特派記者的來函，問我：「最近食藥署表示高端的COVID-19疫苗通過EUA了。您對此事有何批評？」

由於當天上午我必須參加一項會議，事前須修訂當日會議的議程，沒時間細想此一涉及醫藥專業的問題，因此匆匆回函云：「抱歉，我對此事外行，所以礙難接受訪問。」

事後想想，疫苗的醫藥專業雖非我之所長，但EUA（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涉及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驗，這屬於生命倫理學範疇，是個人研究領域的一部分，照理我也可以說點自己的看法。但既然已回絕了這項訪談，就讓我在臉書上公開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吧！

昨天下午得知，疫苗施打意願登記與預約系統，已經重新開放意願登記，也已將高端疫苗列為選項之一，我立刻上網登記，並將施打地點選在玄奘大學附近的新竹市香山區。

我知道有眾多指責聲浪，指高端疫苗的產出，不符合美國的FDA或歐盟的EUA。而高端的EUA審查引發的爭議，在於只強調藥效，但未見安全性資料，只能保證二期人體試驗三千多志願者安全無虞，但沒做三期人體測試，所以提不出安全無虞的證據。

弘誓學眾大都施打AZ，我的同事則各有AZ或莫德納的不同選擇。我個人則一直在等待著高端疫苗的產出與施打，這與「顏色政治」無關，也不是對誰「情義相挺」，而是，我希望自己能在這一波人類疫情災劫中，承擔類似三期人體試驗受試者的角色，以自體作為藥

性測試的實驗對象。

西方疫苗的產出，同樣有無以計數的熱心民眾，自願充當人體實驗的白老鼠，其中有的受試者，事後承受了許多身心痛苦。沒有人不害怕痛苦，沒有人不愛惜生命。台灣人若一味期待由別人來擔任人體實驗白老鼠，自己只坐享其成，等著收割安全成果，這樣的倫理思考，是有盲點的。

更何況，我對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驗的繁密程序（當代醫藥界的SOP），無論在實然還是應然層面，都有諸多質疑。

首先在實然層面，這套SOP即使跑完流程，也不代表沒有意外。台大葉力森醫師所著《動物與法律》，特別提到：

「數年前由安眠藥Thalidomide所引起的新生兒畸形悲劇，就是過度相信動物實驗的結果。Thalidomide只是許多種經動物實驗證實為安全，但事實上卻對人類有害的藥物之一。相反的，人類常用的阿斯匹靈，在動物實驗中卻會致貓於死，而通常無害的盤尼西林也會對天竺鼠產生極大的毒性。」（URL: <https://www.lca.org.tw/avot/258>）

其次，在應然層面，我強烈反對動物實驗納入SOP。我強烈質疑：「動物實驗」作為醫藥研究必要條件，背後隱藏著一套西方「人類沙文主義」的思考邏輯。

拙著〈動物保護的兩大依憑——動

保良知與動保論述〉（刊載於中央大學《應用評》，100，第51期，頁123-131，URL: <http://in.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1/12.pdf>）曾有如下個人觀點：

「標準西方規格的生命科學（含醫學）研究流程，使得『動物實驗』幾乎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環，否則那些研究的正確性將被強烈質疑，其研究成果也經常被拒絕採用。例如：在政策上只要規定：『任何新產藥品的推出，都必須經過一定時期與一定數量的動物實驗，再進入人體實驗的階段，最後才能上市』，那麼任何新藥的研發者與製造廠，就不敢不完全照辦。

「東方醫藥學界原本重視感同身受之冥契經驗（望、聞、問、切的功力培養），及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如『神農嚐百草』的良好傳統），如今在中國大陸的中醫藥大學與中醫醫院，竟也被課以『必須經過動物實驗』的『標準規格』，並且引起自豪。

「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它說明了『思想殖民』的殘酷事實。在西方強勢科技文明的主導下，東方從西方輸入的，絕對不止是許許多多的『科技』，而是科技深層的一整套『思維邏輯』。他們將動物視為『活動機器』，而高推人類『理性』的尊勝。這是西方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邏

輯有以使然。因此即使是在東方科學界的實驗室裡，那些視動物保護為『良知良能』之類的東方哲學，也毫無立足之地，因為它已接受了『全盤西化』的思想訓練與標準作業流程的嚴格要求。」

「人們言之鑿鑿地敘述動物實驗的諸般人類利益（或整體的最大善），卻從不逆向思考：是否可以找出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這實在是受限於西方主流思想的視野，亦即，人們早就已經在科研過程之中，隱藏了西方主流價值觀，認定動物沒有神性、靈魂或理性，因此可以在牠們身上為所欲為，毫不思索替代方案。

「忍見動物受苦而無動於衷，必將導致良知淪喪的危機，從而對待動物與對待人類，往往也只是一念之間、一線之隔而已。人體實驗慘劇，催生了紐倫堡守則（Nuremberg Code）與『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試問，科學家何以無法依於素樸的良知，而形成對人體實驗分際的道德自覺，卻必須仰仗剛性法規的限制？

「答案很顯而易見！這些身居要津的『君子』（昭按：『君子』在此指上位者或社會菁英），一旦對動物的苦難可以無動於衷，則自他互換而對他者處境感同身受的能力，勢將大幅限縮，對人之苦難變得冷酷無情，也就絲毫不足為怪了。」

我之所以選擇高端疫苗，是因為，作為新冠疫苗開發的可能受惠者，我希望在倫理層面，回溯東方醫藥學界的良好傳統，以自體作為藥性測試的實驗對象。


我更期待有一天，所有未經「知情同意」且具高風險的人體實驗，以及所有會遭致痛苦的動物實驗，都能予以廢止。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西方規格的醫學研究流程所帶來的倫理爭議，並作後設性的哲學批判，而非一味跟著這套SOP團團轉。

110.8.20

「記疫」轉載

「記疫」網頁，製作團隊係支持科技部計畫「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的工作團隊，為這次影響世界的疫情下的台灣經驗，留下各層面記錄，以及後續相關反思與改善。

該網頁已在網站匯聚人文社會學界對肺炎疫情的相關探討，也建立溝通平台開放民眾分享疫情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林文源教授昨日將我這篇討論疫苗的臉書貼文轉載如下。

<https://covid19.nctu.edu.tw/article/12709?fbclid=IwAR1qZeI2i2filylQpXVXzpTTPn18dAlrjJnwHLU7aHLZefCICnpuRYBpsANQ> 

華人，唯一在地獄開銀行的人

撰文 | 釋昭慧

臉書留言錄（之九四四）

110.8.23

上午收到這段影片，這是斯里蘭卡Venerable K. Sri Dhammanand（達摩難陀法師，18 March 1919-31 August 2006）在新加坡的一段非常幽默的英語法談，聽眾爆笑不已。

Venerable Dhammanand是一位德學具尊的高僧，長期在星馬以英語弘法，度了許多華裔青年學佛。我曾在新加坡弘法期間拜會過他，所以算是有一面之緣，但這次看影片，可說是第一次聆聽他的法談。

這段影片，不知有否上傳Youtube？若有之，我可直接連結網址。

這段精采法談的影片內容，筆者翻譯如下，以饗不諳英語的華人臉友：

華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他們是唯一在地獄開銀行的人，

就算是美國人，也辦不到這一點。

不只如此，他們還發明出在地獄有效的紙幣（昭按：此指冥紙）。

各位可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當他們焚燒這些紙幣時，

就宛如傳真信息，地獄眾生竟然就可以接收到（這些紙幣）。

看，他們（華人）是多麼聰明啊！

我知道，在台灣有一種摩登的方法，
因為，每天他們都在燃燒，
特別是在這一時期（昭按：此指農曆七月）
你的好朋友（昭按：此指好兄弟）即將到來，
這一時期，他們不斷燃燒、燃燒、燃燒（這些紙幣），
導致全國煙霧瀰漫，於是如今，
他們（指台灣人）已推出信用卡系統，
將信用卡放在棺材裡，搞定！
啥都不用燃燒！
我想，若也能在新加坡推介它（信用卡系統），
這樣會好些！

我還注意到另一件事，
中國鬼是非常聽話的鬼，因為，
有一個適切的時間讓它們出來，
有一段適切的期間讓它們停留，
到了適當的時間就讓它們回去。
而所有其他的魔鬼，
卻是每天出現並困擾著我們。
看，他們（華人）多好！
你只不過給了它們一隻雞腿，
它們就心滿意足，打道回府，而且睡上一整年。
這真是太好了！

昭按：這一時期，應該是指農曆七月，法師可能是在某年農曆七月期間，在新加坡某個弘法會上講了這段法談。◎

花開見佛悟無生

——2021年佛七聞法札記（二）

主講 | 性廣法師 筆錄 | 陳俊銘 修潤 | 釋真聞、釋耀行

【接續171期】

三、理論可以講到天上去，修行則要扎實地在人間實踐

現在社會資訊爆炸，以致現在人知識豐富而智慧貧乏，所以學佛聞法很重要，更要把佛法實踐出來，養成好的慣性，化為你生命內在的根性。對於「淨土五經」你理解了，更要依教奉行增長善根，得到念佛的利益，你的信心會是有內容的信心，經典說念佛會有功德感應，即便你的苦果現前，你也不會失去信心。如果你忽略聽經聞法，以為用一句佛號念到底就好，雖然你是信德成就，但是佛法的知見跟信心、解與

行要並重，所謂「有智無信長邪見，有信無智生愚痴。」五根者，即是「信、進、念、定、慧」，它的念就像柱子，把信、進、定、慧撐起來，而以智慧的正見為導。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得到念佛的功德與利益，一個人要有一個修持，以一門入無量門，一門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涅槃沒有來去，我們從出生到死亡就一直抓住，我執時間就出現了，我們想從這裡到那裡，空間也來了，只要有一個執著，生死就不停，所以佛陀說放下吧！你沒有那麼多顛倒夢想，道理懂了叫覺悟。可是實踐得到嗎？

《無量壽經》亦稱《大阿彌陀



◀ 110.3.7~3.14花蓮慈善寺舉辦精進彌陀佛七暨八關齋戒，敦請性廣法師為主七和尚。(110.2.11)

經》：介紹法藏比丘所發的諸大願，以及極樂淨土的樣貌莊嚴。宣揚專心憶念阿彌陀佛，以此基礎行三淨業修諸功德，至心信樂願生極樂世界，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諸菩薩接引往生安樂國。《佛說阿彌陀經》：佛陀向弟子說淨土莊嚴，修行關鍵在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臨終心不顛倒乃至諸佛讚嘆。此經是淨土法門的概要綱領。《觀無量壽佛經》簡稱《觀經》：頻婆娑羅王被逆

子囚禁篡位，韋提希夫人極度難過。佛陀教導夫人修十六觀淨土法門，以面朝西方繫念落日諦觀漸次，到觀西方三聖身相及淨土莊嚴的往生西方之法。並依行願功德而有上、中、下三輩九品往生的位階，乃至十惡不赦之人也有希望往生。你不要心存僥倖，不修行而寄望臨終十念，那是為臨終人所做的救濟。

《普賢菩薩行願品》：清·魏源將之附在三經之後成為淨土第四經。《華嚴經》有很多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法

門，很難想像的解脫境界，此品是其一。據佛教思想史，早期印度主張修行得解脫首要條件是出家，淨土法門說上品上生者唯高僧大德，證涅槃一定要出家專一修證，少欲、少事、少業，這種境界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成辦，凡夫的因緣很難做到萬緣放下專一禪修。所以，《華嚴經》有很多大菩薩以在家的身份從事各種行業，也能得到各種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我們藉由打佛七期精進，把心念得更清淨，平日以三皈依、淨戒、不壞威儀做世間善業，以在家身學菩薩道，入不可思議解脫門。

十大願行：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前三願的對象是佛，依佛而發身禮敬，口讚嘆，妙供養，眾生因供養、布施而得福報。四者懺悔業障的對象是自己。現在的懺悔是在佛像前為自己無始以來，因貪瞋癡透過身口意造作惡的行為，做全面性的懺悔；早期則是向僧團懺悔的羯磨制度，性罪不除戒罪除，性是根性上的染污，心生起貪瞋癡而犯下過失，這過失不會說對不起就沒有了，但是你願意透過修道從戒律來制止它，禪定來暫時降伏它，智慧來徹底斷除它。我們在佛像前懺悔，雖然不是作法懺，至少我願意懺悔。龍樹菩薩與

印順導師說易行道、難行道，如果你自尊心強，就先從佛前懺悔，慢慢學習降伏我執，根器好的人就難行能行修上去。五者隨喜功德，所有在佛世聖弟子的功德，也是多分少分由佛為代表所彰顯的三寶功德，所以隨喜善的功德，嫉妒心強的人就修四無量心。十願的對象是佛，所以比較容易生起供養心、隨喜與懺悔心，由此慢慢讓心量擴大。

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這三者的對象是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我容不下別人的好，在佛前練習，從佛擴大到親疏怨敵，惡人有他的善，我有我的惡，所以練習平等捨心，希望佛住世轉法輪，也願眾生長壽。九者恒順眾生，這裡眾生出現了，我們皈依佛，讚嘆佛，而佛心是大悲心，佛護念眾生，因此我向佛學習「種種承事，種種供養。」佛沒有差別心，就好像我敬父母，奉師長，乃至聖賢，「於諸病苦，為作良醫。」照顧眾生如同良醫治病，菩薩五明中求，上醫治未病，我們學佛來醫治眾生的心病，推廣功法強壯眾生的體魄。「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作為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用佛法的智慧之光，點燃眾生生命的光明，培育善行的習慣與富裕的心。心、佛、眾生，三是

一，一是三，無差無別，理論可以講到天上去，修行則要扎實地在人間實踐，佛是因為心的純善而累積功德所成的佛，眾生的心只要向善心就與佛相應。

所以從因中出果，眾生有佛性，成佛叫佛性，未成佛叫覺性，未來可以成佛，以凡夫地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功圓果滿而成佛，所以佛心者大悲心也，在佛心中恆念眾生苦，佛心中有眾生（不是佛心即眾生心），眾生只有悲苦，少智慧，佛心含藏眾生心，因此恆順眾生跟佛相應。十者普皆迴向，每念一佛，每行一善，都在累積福德智慧資糧而普皆迴向，這種資糧不會貶值，不受災殃，不被惡王奪取，因此修行是最保險的投資，功不唐捐。總之，十願是以眾生的心、境界來面對佛行十願。

為什麼十願面對的都是佛？其實人的生命中要聽聞多少法才能確立正知見，要透過多少重複的練習才能把它內化為生命的真實。我們淨化自己的心讓生命圓滿，我們有義務讓自己快樂，所以慈善寺提供最好的環境讓你反覆練習，改變你不好的習氣。戒定慧引導你真正的快樂，因戒，你可以安住在一個環境之中；因定，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你的心不受影響；只有智慧的觀照才能真正脫離造作

痛苦的根源。所謂的易行道是讓眾生容易學習，我們愛面子對人懺悔很困難，那就先面對佛像練習，從十願養成好習慣。如來者，乘真如之理而來，乘真如之理而去，無所從來，無所從去。廣欽老和尚說：「無來無去，無代誌。」凡夫衝來衝去，全代誌，我們忙來忙去，到底有沒有給生命帶來福報？有「動」就產生了時空，禪定心一境性時空消失，如來如如不動無來無去。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印光大師又將之列入成為淨土第五經。此經出自《楞嚴經》，菩薩向佛報告自己的修行法門，以母憶子的比喻來說明佛與眾生的關係，佛陀希望眾生聞法念佛得涅槃，菩薩勸眾生念佛的光明功德。「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縱使淨土遠在他方，只要你專注意念，當下即是，好比兩人相念，距離再遠心亦同在，二人不相念對面不相識。「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摩地，斯為第一。」不論是怎樣的功課，菩薩都以一句佛號從頭念到底，用意根主導口念、耳聞、眼看，清淨的念頭毫不間斷而得定力，菩薩以此法門攝眾生念佛往生。

四、人生的五個功課

「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人的一生成有五個功課：第一，養生，把身體照顧好；第二，善生，情緒穩定，心地善良；第三，利生，利益眾生；第四，往生，未涅槃以前，要往生善處；第五，無生，凡造作就一定在生滅的有為法之中，真正的快樂是無所造作，當下涅槃。所以，菩薩以念佛的清淨心入無生境界。所謂圓通（圓滿通達）即無生法忍，《楞嚴經》中佛與弟子互動，問弟子依何法門得圓通？菩薩說以念佛得智慧通達。此經有兩個重點，淨土行人要常憶念佛，縱使你稱名、觀相、觀想念佛，你都不可執著，要實相念佛入無生般若。又，菩薩信心堅定，沒有選擇其他法門，就以意念引導五根念佛，清淨心持續不間斷，得三摩地。

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自己的人生自己安排，你想要好的人生，卻常常遭遇不如意，想要好是你想的，你有去實踐嗎？人生確實有很多不圓滿，人生有八苦，你不要苦，希望遠離苦得福氣。可是佛陀說有因有果，也說趨吉避凶與建設圓滿人生的方法讓眾生學習，在你還沒悟無生之前，生命一直在

延續，這股力量在自己的心。眾生希望活下去，而佛陀說不貪不執著，但是佛法要你生起解脫的善法欲求生淨土。活著為了什麼？吃飯為了什麼？為了維持色身來修行，離苦得樂。你還沒證道之前，生命盲動的慣性讓人不斷生死下去，所以你念佛也要思維往生的課題。人生有五個課題，養生、善生、利生，再累積往生的資糧，最後趣向無生，生的慣性停息了，這是你修行所要做的功課。你聞法以後要實踐多一點，把善行的實踐成為生命的慣性，待人接物的直接反應。唯有善念，你會身心清淨，開智慧。

佛法是智慧的信仰，佛法強調解行並重。你說母語都是直接的反應，不假思索就可以說出來，修淨土不是說你想到要念佛才念佛，你要念到不假思索的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菩薩說自己念佛「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清淨的念頭從不間斷，所以你要學菩薩。《觀經》說所有淨業的基礎在持戒行善不犯威儀，再者發菩提心奉行大乘經典。念佛在根源上是清淨的，所謂的智慧是凡事三思而後行，被人欺侮而不生氣，不是傻子；佔人家便宜而竊喜，不是聰明，以因果律把時間拉長來看，

怎麼給出去就怎麼拿回來，怎麼拿過來就怎麼還回去，因果不爽，即便你不相信因果，但因果依然存在。

淨土行人與一般人把死亡叫做往生，同樣是往生，一個因為修善業以清淨心往生善處，一個以煩惱的惡業投胎到不好的地方。車子壞了你會換車，色身敗壞了，有取識會去抓取下一個色身，眾生無明，因為貪生怕死就一直生下去，所以生是眾生的常態。佛法要我們見最究竟的真理證涅槃，淨土法門說花開見佛悟無生，這是兩階段的修學，到淨土繼續用功證悟真理實相，不再把心力放在生，練習不生則不滅，悟無生而證涅槃。悟無生是關鍵，往生淨土是過程，念佛開智慧才是最究竟。眾生投胎的生命存在體，是因為怎樣的力量讓它運轉的？是念頭。我們都胡思亂想，這種妄念的生命沒有力量，可是念佛可以讓心專注在佛，那就產生強大的力量了，如果念一句佛號等於存一元，那麼你集一生之力來念佛，所得的財富是難以計數的，你往生淨土的資糧是非常雄厚的。

我們的業力、習氣、念頭造成我們去投胎的力量，好比牧場圈養的牛，打開欄門哪隻牛會先出去？當然是業力最大最強壯的牛，其次是最想出去的牛，第三總是在門邊徘徊的牛，最後是正好在門前被

撞出去的牛。末利夫人雖然皈依三寶廣修福德，因為臨終一個惡念而落惡道，那是不小心被撞出去的牛，我們助念就是幫助臨終者提起正念，往生善處。

淨土法門之興起，主要跟我們內心的願望有關，生命除非見真理破執著的慣性，否則生命的慣性一直去投胎。那麼我們去思考我會去哪裡投胎？末利夫人淪落惡道不數日，又因為她廣修福德的善業轉而往生善處，是最強壯的牛。我們可以從念頭中抽離出來，你平常心不在焉，但一聽到人家罵你，即刻反應生氣；人家讚你，馬上高興，如果你抽離那個情境，人家說什麼都不重要。你就靜靜的觀察，他開口總是說什麼？是負面的話還是口吐蓮花？你也不需要下評斷，那是一種生命的狀態，慣性習氣。所謂薰習，出家人身上有檀香，法醫留有屍臭味，因此人會往生到哪裡？因果很公平，不會是外在於我們的一個他者來審判我們，所有的結果都是心的造作，往生到哪裡端在個人的造作。淨土法門的功德，只要你發願修行必遂所願，《觀經》說九品，基本上一樣到淨土只是品級不同，大修行人即刻花開見佛，一般人就需要時間來醞釀了。



▲ 110.3.7~3.14 性廣法師開示念佛法門，活潑風趣又精彩，大眾皆得法喜。

五、何為淨土？

十方世界各有淨土，你有先去參觀過嗎？為什麼你對極樂世界有大信心？你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宗教行為？道的修證有動機、方法和目標，你之所以有動機要往生極樂，與有方法可以去，前提是你知不知道淨土是怎樣？你為什麼能去？須達多長老對佛陀有信心，是他宿世善根深厚。所謂隔陰之迷，過去的業已不復記憶，但今生逢緣你會再去尋找，今生在不了解的情況下，你歡喜往生淨土，也是你過去與淨土法門有因緣。從因果律而言，先不說有沒有淨土，只說修善就往生善處，不論是

不是淨土，造惡就落惡處，不論有沒有地獄，結果都是自己感招的。其次，從法門的通說而言，只要你三業清淨，你的心跟那個境界相應，自然趣向那種境地，所以念佛往生淨土不違背因果。第三，來說明眾生的學習都是用已知來知未知，不會用未知來知未知。

我們把立於生存的處所叫做土地，經典描繪淨土黃金遍地，因為黃金是人類所知最貴重的東西，還有寶池、樓閣等建築。難道淨土就只是這樣嗎？要知道，佛陀都用我們所知道的來說明我們不知道的，因此經典說淨土的種種都是我們所知所見的經驗，極樂國土不是無中生有的，它是依法藏比丘發願，集志

同道合者所成就的共業，所以佛土的存在理論上可以接受。你買房子要先賺錢存錢，極樂好比社區，建築商（佛）集合股東（志同道合者）共同蓋社區，房子有高價（上品）、中價（中品）和普羅大眾的（下品），而往生的條件端在你內心的清淨，有多少清淨（頭期款）就得多少品位的功德，是依你的清淨功德給你一個對等的境界。而且建築商（佛）慈悲，保證你的房子只會升值不會貶值（不退轉），後期款你慢慢再賺錢來付（隨善知識修行）。

所以，以人間的概念，極樂的建造不背因果。慈善寺達瑩長老尼發願翻建大殿，大殿藍圖在她心中醞釀，因其弘法的清淨心，感招眾人勤勉不懈地來眾志成城，因此達瑩長老尼的發願如同法藏比丘發願。極樂淨土的成立是符合因果律與人間的運作，如果你不相信，那是你的心太粗糙不能體會。我們買房子可以預約參觀，那淨土可以嗎？佛說歡迎參觀，只怕你不肯來，沒能力來，你可以用念佛所得的三昧力去參觀。

佛法講究解行並重，信解行證。淨土的存在你沒看過，為何相信？法門的觀念知見可以由聽經聞法而理解，用你所知道的來說你不知道的，淨土的存在

不背因果。既然這樣，淨土就是有為造作，有為法生必有滅，阿彌陀佛的無量是說不可思議的量，不是說不滅，待因緣圓滿，阿彌陀佛會入大般涅槃，觀世音菩薩補位。什麼是佛？佛，非佛，是名佛。永恆存在就違背了諸行無常的法則，說無量是說我們難以想像的多，浮游生物朝生暮死，牠看人類的壽命是無量，同理我們看佛也是無量。你沒看過淨土，《觀經》就教你怎樣看，雖然那不是你的經驗，但是你沒見過，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沒見過，據說善導大師就見過。因此淨土的存在理論上不背因果，事相上可以從修行見到。佛法是智慧的信仰，佛法不會讓人在沒有理解的狀況下強迫你相信。

六、培養好的習慣，回家繼續念佛

世間有尊祐論、順世派等等外道，唯有佛陀順逆觀十二因緣，發現緣起真理，生者必滅，滅者必生，眾生就這樣沉淪生死輪迴。世人顛倒貪生怕死，慶祝嬰兒出生，悲慟親人死亡，不知有生必滅，滅也不是真的死亡。所以，你怕死不要滅你就得不生，佛法說要悟無生，淨土法門的往生不是涅槃，它是第

二階段的修學。佛看透了是覺悟無生，世人看不透所為的都是生滅法，你拿香拜佛不是在念佛的功德，而是跟佛求這個求那個。你在跟佛交易還是賄賂？你的欲求都是生滅法，要知道你得到生的快樂，後面必有滅的痛苦，生與滅你都要承受，所以你拿水果求佛，你只看到一半，假法的那一半，你沒看到後面滅的那一半。因此見道再修道，具體消除只看一半的慣性。

你認為修行是怎樣？吃苦菜修苦行嗎？修行應該會得樂呀！其實這個苦是以你的惡業所招感來的苦果，你不要逃避它認帳就是了。當你受報還債，你心不甘情不願，又不能脫離這個漩渦，這就是因果輪迴。佛法說要認清因果，你還債心不情願，那又結下來生的因果，這個甘願是理智上的因果推論，因此還要修行實踐，修到有一天你可以洞穿因果，在因果前面徹底低頭懺悔。但是佛法是緣起論不是宿命論，人不是被好或不好給設定的，所以你修行遇到逆境要懺悔，順境要感恩而戒慎，有仇不報，有恩必報，這樣來斷因果的循環。我們的心有善生的力量，哲學叫做自由意志，以因果律講，過去的某甲來到今生，那今生的他是他，也不是他。當你

把佛法的根本原則掌握之後，各宗派都從各個角度來跟其適應的信眾傳述佛法，都在講他所面向的道理。

禪宗說客塵煩惱，過去的業，可認也可不認。認，是說你有善生的力量在指揮，你要為自己的造業負完全責任，不可推給因果。我之所以打他，是因為過去他打我，過去無明，你可以說恩怨情仇冤冤相報，今生你學佛，不可冤冤相報，要解冤釋結，這才是真正脫離人間因果的鎖鏈，脫離輪迴的正知見。否則把一切罪業都推給過去，過去還有過去沒有盡頭，經典說從無始生死以來，是說不要講開始那個點，當下現前該行善就行善，有業報就歡喜承受以智慧來化解。佛在定中時空消失，出定時空再現，佛看到因果，眾生在果中又以善惡之因造善惡，然後因果不止息。佛再逆觀，看過去，看未來，當下斷生死根源，心順向涅槃，不順向有為造作。

所以，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在法的正見中，少事、少業、少欲望住而專心修行，《華嚴經》的種種法門，或現在家相、出家相、苦難中、富貴中，都以清淨心渡化眾生來成就佛道。迦葉尊者體恤貧者過去少布施而今生受苦，尊者只向貧者乞食，你供養佛，也救濟貧困，

哪個好？佛說平等平等。入不思議是無論你在哪一個階層，平等是因為內心清淨而平等。世間相就不平等，入不思議是你生在富貴人家，富貴不是讓你來消費的，人有階層是過去的因今生的果，在你還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之前，是隨善業流轉隨惡業飄零半點不由己，唯有開智慧，你才可以說你未來要到哪裡去渡有緣人，佛給了眾生示範。入不思議解脫境界，無論你在富、在貧，不是富貴就不能學佛，而是恐怕你耽溺享受；而貧者困於生計，沒心思修行。其實你的一舉手一投足，所有的行為都可以向善。

「普賢菩薩行願品」的不思議即是奉行十大願。《觀經》說你要往生淨土，你得在世間做善人，在佛門做好弟子，還要發大菩提心。因此，往生淨土不是去享受的，佛法有個根本精神，你要利他得先自利，你要先學會游泳才能救人，不是看到有人溺水你才學游泳。自利是為了利他，淨土法門是發菩提心而做兩段式的修學，你在人間所學的還不足能力渡人，所以先求生淨土再迴入人間。如果你念不到佛親自來接引，至少你可以自己走路去，因此盡你的修行累積往生的資糧，一路給自己念上去。

前面從理論、因果律、人間事相的運作來證成淨土的存在。佛順逆觀十二

因緣，順觀到眾生的輪迴，不想輪迴應該怎麼辦？佛說你要逆向操作，眾生怎麼做你就不怎麼做，佛逆觀因緣，凡是眾生有的觀念與行為，你都不要執著，這樣來觀透生死的根源而悟無生。眾人都順著自己的習氣行事，被習氣所控制，知道不可以生氣，事情來了還是生氣，所以，順著習氣則輪迴，逆著習氣就超脫，被人批評就認真聽，不動氣，有則改之，無則勉之。

生死是不斷地輪迴。我們為什麼會一直重複做同樣的事情？從正向來說，不斷的重複就養成習慣，所以我們生命中充滿了習慣，有正面的、負面的習慣，這兩股力量不斷在拉扯，讓人煩惱。念佛要念到何時才會圓滿？佛七有圓滿日，但我們的人生圓滿嗎？因此培養好的習慣，回家繼續念佛。最後問題來了，淨土的存在說得通，因果律的理論好像懂了，可是還是看不到遠在天邊的淨土？因此你要精進修行，得到三昧力就能相應。對於自己沒能力見到的東西，不要立刻說沒有。《觀經》教我們怎麼觀？首先日觀，觀日落西方，西方是光明藏，令自己開眼、閉眼皆光明，這是你去看淨土的第一課。◎

【全文完】

體悟「緣起」智慧，遠離持戒誤區

——《比丘尼戒經》講記（七）

主講 | 昭慧法師 筆錄 | 釋印隆 修潤 | 釋耀行

一、體會佛法「緣起」的人格特質

一個人如果體會了佛法「緣起」深義，會呈現謙卑的人格特質，而且能區分謙卑和自卑的不同。自卑來自於自我中心，有一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較量心理，比上不足就自卑；比下有餘就自大。謙卑卻是來自於緣起，緣起的深觀使得他能夠體會一切的因緣，促成自己這個或那個的成就，因此不會有自滿也不自卑。因緣和合產生的現象，經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少分改善或者少分成就，這也是好事，沒有想要把自己拿來跟別人比較，所以沒有所謂的自卑。

其次，就是感恩，感恩的心使得他對於周遭的人事物沒有太多怨恨、

忿怒，總是感覺非常幸福，覺得他現在所擁有的因緣，不見得是自己應該得到的，而是其他因緣所給予的。所以，只要不認為理所當然，人就比較容易覺得幸福。我們想想看，爸爸媽媽給我們什麼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感恩心。可是鄰居路人給我們什麼，我們就會覺得好感謝，因為我們心裡覺得他沒有該給我的，所以他給我就應該感謝。

這種心境要擴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該給你的，你只要這樣想，你對身邊的人會充滿著感謝，這種感恩的心也讓你覺得幸福。幸福的心使得人樂意分享，匱乏的心使得人只想獲得，永遠都得不夠多。匱乏有時候是物質的



◀ 昭慧法師抵南京雞鳴寺講戒，全體戒子兩序列隊歡迎。（93.12.12 檔案照片）

狀態，有時候是一種心理的狀態，心理有匱乏感的人得了再多都不滿足，覺得還要更多，這種人也不會快樂。相反，一個感恩的人，因為他很幸福，所以總是覺得得到很多，而且得到那些，不見得自己認為理所當然該得的，所以他就會洋溢滿滿的幸福，這種幸福感使得他樂意分享。這樣的人格特質，也使得他因為樂意分享，而感召來更多美好的因緣。人生的幸福從何而來？也無非從這樣的感恩心而來。否則家財萬貫，擁有很多的權利，可是內心還是充滿著瞋惱。

第三，對眾生起慈悲心。有了緣起的體會，這種人對於苦難的人會慈悲，

甚至對罪惡的人也會有慈悲心。因為他知道，即使這個人目前在罪惡的狀態，但是這個罪惡也是因緣生法，因緣生法當然就無自性空，不是永遠的罪惡。只要因緣改善願意接受苦切的對治，有一天去除罪惡也可以成為良善的人。對於眾生給予永不絕望的期待、永不絕望的慈悲，那麼即使對於這個罪苦眾生有一些剛強的對治，例如：斥責、監禁，但是內心都不是來自於瞋惱和報復，而是希望透過這些霹靂手段幫助他矯治。

第四，就是民主的精神。佛教中當然沒有民主（democracy）這樣一個詞彙，但是就著佛法的脈絡來講，是能夠接受民主的制度，因為僧伽都是透過

成員共同議決來做決策的。這種僧伽決策的型態絕不是無緣無故的，一定跟它的理論有關，在佛法的理論裡，既然講因緣生法，所以在制度中，如果讓很多的因緣加入來討論形成決策是比較保險的。由單一的一個人或一小撮人在共同決策，或者單一決策的時候，往往觀照的因緣有限，或者只重視對自己有利的因緣，於是做出來的決策可能只對自己有利，於是不顧蒼生死活，甚至於受到大眾的反撲而對自己都產生了重大的禍害。

所以民主體制下，人比較不容易產生極端的一些決策，可以在互相的討論跟折衷之中，產生一些雖然不算滿意，可是不會最糟糕的決策。雖然可能經過反覆的討論協調溝通，浪費了很多時間，效率上比較不高，但是你看看，效率很高，如果是快速走上死亡，不是也很可怕嗎？你看一些獨夫暴君經常把國家、整個國民帶向戰爭，而且死傷非常的慘烈，所以民主相對而言還是較為良好的制度。

「緣起論」既然重視因緣，所以佛陀並不把自己當作教宗、教皇。相對的，他把自己也設定成只是僧團裡的其中一票，票票等值，他是他們的老師，

可是不把自己當作他們的皇帝，儘量讓跟隨他的弟子們，學習到用民主共治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人對於佛法的緣起有所體會，他流露出來的人格特質，應該是比較能夠容忍異議，不會總是把自己的意見當作絕對的真理。

就像前面講到「中道」的精神，他知道自己見聞覺知的因緣是有限有量的，所以就應該對於自己所掌握的因緣，保持某一種程度的謙卑。對於對立意見，他者的生命體驗、歷史情懷、文化差異等等，都預留一些餘地；保持對對方的疼惜，同理心的感懷，還有傾聽、溝通，這樣的一些互通的管道。總之，「緣起論」比較容易求同存異，所以在佛教的歷史上沒有宗教戰爭，這些都會反應在我們的戒律上。

再來，就是平等的精神，「緣起論」應該重視平等，認為所有尊卑貴賤都只不過是因緣暫時的組合現象，因緣變異的時候現象就會變遷，大可不必有來自於階級的、身份的、性別的、物種的，那種自我尊貴而他者賤的心理。這就是平等的精神，對於眾生有平等對待的胸襟，不會處處用自己的優良而對他人產生種種的歧視。總之，如果一個人

體會到緣起，可是展現出來的是非常濃厚的階級和性別歧視，你要注意，他可能沒有真正體會佛法。

最後，要談科學的精神。當然，並不是說佛法等於科學，「緣起論」跟科學有相同的地方，都是重視經驗，透過經驗歸納，或者是透過經驗深切觀照得出答案。除了經驗，還透過理性的邏輯分析，這使得緣起論者比較不會就著主觀好惡來論斷事情。他會客觀，學習就著經驗跟理性所獲得的答案，去調整自己內在的偏見，這就是所謂的「現量」和「比量」。經驗是現量，理性的分析是比量。所謂「量」，就是知識的判準，我們常看到教典裡講現量、比量，就是這個意思。知識的判準來自於現前的經驗，或者來自於邏輯的分析，這樣對於所有傳統的教條、權威的言論、乃至於經典的語言，不見得全盤拒絕，但也不會全盤都收。

因為，佛陀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你不要認為那是傳統的語言、教條，權威的語言、輿論，或者是經典的教言、種種社會的道德習俗，然後你就認為一定正確。佛陀甚至於很開明的說：「你不要因為聽到這是佛陀的語言，於是就相信，你應該把所有的語言，拿來放

在這裡的天平上加以檢驗。如果這些語言，你服從這些語言、接受這些語言的指導，而能帶給你生活快樂、解除痛苦的，那就是正確的；如果帶來的是不快樂的、讓你更加痛苦憂愁的，那就是不正確的。」那是非常理性的態度，絕對沒有說：「這是佛說的，你給我閉嘴！你不准懷疑佛，否則你要下地獄！」佛陀沒有這樣恫嚇過人家。

這種科學的精神可以幫助我們大開大闢。佛弟子面對教典，可以放在經驗裡面，放在理性分析，看講得對還是不對？為什麼？經典流傳如此久遠，並不是佛陀說一句弟子記一句，都是在佛滅以後，弟子們慢慢記錄下來。回憶而記述下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難免帶著當時印度文化的偏見，或者是佛弟子個人胸襟視野的侷限，這些情形，難道你都認為那是真理嗎？

佛陀可不認為我們要這樣做。真正深觀緣起的人比較理性，他不是沒有情感，但是會在理性之中注意調整自己，避免自己在主觀的情感或文化的偏見之中喪失了佛法的精神。但是，他也不會認為「我因此代表著絕對的客觀」，因為向來我們就生活在一個生命經驗的條件下，我們很難完全擺脫我們的生命經

驗，還有文化的感染。所以常常要注意，也許我們並不是太客觀，這樣才不會自我標榜說我是最客觀的，動不動就說：「你太主觀了，我才是客觀的。」不要這樣，只能說：「我們儘量尋求客觀，盡量避免偏見。」生在世間長那麼大了，並是一張白紙，我們的性格已經染了很多的顏色，所以隨時保持謙卑的態度，審慎的去看待自己也有主觀的地方，這樣才比較符合科學的精神。

二、遠離持戒的誤區

深刻體悟緣起智慧的人，會自然少分、或多分、或全分的流露這些人格特質。佛教的戒律是什麼？特別是「毗尼」，它是僧尼的行為規範，這些行為規範，其實就是要打造這種人格特質，讓人謙卑而感恩，慈悲而有平等的胸懷，容忍異議而又非常的理性，尊重經驗跟邏輯分析。所以反過來看，如果你看到一種人，自認為持戒，可是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完全背道而馳，專制而不民主，自大驕狂而不謙卑，很冷酷而沒有慈悲心，強烈的自我中心，沒有平等心，糊里糊塗、沒有依現量跟比量（經驗跟理性）來作分析判斷的習慣。這種

人一定是對戒律的內容揣摩錯誤。戒律要達到的是這樣的人格特質，而不是反其道訓練出一批驕傲、自大、冷酷、專制、霸道的人，這就是照妖鏡。

記得跟大家講到的，活生生看著小貓死去而不顧，認為自己在持戒，難道不冷酷嗎？難道這就叫做戒律嗎？碰到這些要勇於懷疑，到底我們在做什麼？動不動就擺出高姿態，認為我們出家人高尚，白衣是第二等的；比丘是高尚的，比丘尼是第二等的，那是自大，這種自大的心態流露出來的，或者比丘尼是高尚的、小眾是二等的，我從來不叫人家小眾，什麼叫小眾？你多大？沙彌雖小不可輕，不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其他人。

我們要進受《比丘尼戒》，應該是想到要荷擔更大的如來家業，而不是想到「從此我要抖起來了，我就可以使奴喚婢了。」這樣講不是開玩笑的，有些道場就是搞出這種樣子來，拼命拱出自己是一個比丘尼的架式。看起來她很像是尊重八敬法、很尊重比丘，其實你看她面對沙彌尼、式叉摩那的那種嘴臉，可怕啊！動不動就「小眾，你給我去做」，然後呢？自己就什麼都不做。總是道場的工作要有人做，所以永遠都要

養一批沙彌尼和式叉摩那來為她所用。

可是這很奇怪，人性的法則是這樣，你告訴她大家都平等，可是如果她沒有善觀緣起，還希望有階級，所以有時候甘於在一個卑微的階級中先服侍大僧。為的是什麼？「有一天我要成為比丘尼，你看著，等到我成為比丘尼的時候，輪到我來使喚小眾。」這是多變態的心理，一個修道人，受戒不是為了要承挑更多的責任，而是想到要擁有更多的權利跟利益。這種人修道能夠修得好嗎？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心都已經不純淨了，那受的戒哪會是清淨戒法？

我們應該要反思，不要動不動就是小眾，我們要想，我們在佛法之中已經浸潤更久了，在三寶中得到那麼多的法喜，感念三寶的恩德，我們很幸福，所以願意分享。在這種情況下，你看那個小弟弟、小妹妹剛進來，當然很匱乏，很想要這個又要那個，那時候你何必認為說：「小眾！你應該多發心，多做一點，消消你的業障。」有時候倒過來想：「沒關係，我以身作則發心多做，她匱乏我願意承擔更多，等到有一天她在三寶中得到法喜，更加富足就會樂意付出。」當然也不用付出給我，付出給眾生就好。你這樣逆向思考不是很好嗎？

所以那種自大的心絕對跟緣起法不符，擁有自大的態度，認為自己持戒，這裡面一定有重大問題。無論是來自於性別的驕傲，還是來自於階級的驕傲，都是不可取的。階級尊卑觀念強烈，無法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些都是遠離了持戒的精神。任何想到的都是我的需要，甚至於不能夠容忍別人不同的看法，動不動就為了不同的看法跟人爭的面紅耳赤，這不是真持戒。

要注意一下，常常把這面照妖鏡拿來照自己，看自己有沒有這些過失？許多人持戒，持到後來有「戒慢」，總是去注意別人有沒有持這個、有沒有持那個細微戒？沒有，她就很津津自喜說：「你看，我持得都好，她們多笨、多惡劣、她們都不清淨。」其實當你用一種憐憫心、悲憫心去看待眾生、去看待你的同道，就不會端出那麼高的架子來了，那時候你才是真持戒者。

三、實行戒律要抓重點

這種佛教的緣起哲學培養出這些品格，在戒律中透露了怎樣清楚的訊息呢？那些清楚的訊息又是怎樣貫徹在一切規範之中？講到對眾生湧現慈悲，

為什麼會有慈悲之情？「緣起」乍看之下，只不過是在講事相生滅的法則，任何事相都是就著這個法則在生生滅滅的，那這裡有什麼慈悲可言呢？緣起只是告訴我們一些法則，難道它有告訴我們該怎麼做嗎？

第一，我們在這個呈現無窮的因緣之中要把握重點，前面講過「中道」的精神，要有中正的態度，也要有中心的目標。你不要把這些因緣東抓西抓，應該要集中目標，集中你的注意力，你的力氣放在特定目標上，這樣你的人生才會有成就。佛陀絕對不是告訴我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切故一切，所以一切等於一切，這樣講就等於什麼都沒講。

生態學上常喜歡舉的例子，紐西蘭的一隻蝴蝶拍拍翅膀，擾動了這個氣流，然後輾轉、輾轉、輾轉產生了更大的氣流，最後產生了佛羅里達的一場龍捲風……。這個講了等於沒講，因為你不可能讓蝴蝶不拍翅膀，所以就不可能杜絕有一天因蝴蝶拍翅膀而產生的龍捲風，即使你把這個蝴蝶掐死，還有那麼多蝴蝶。佛說緣起，不就是要讓我們知道，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切等於一，那你還要做什麼？

事實上佛說緣起，講「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接下來緊接著就講：「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就開始講十二緣起，可見得重點放在老病死憂悲苦惱，這是佛陀修道的目的，也是佛陀說法的目的，佛陀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出家，他有中心目標。佛陀說法也是為了幫助眾生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修道要抓重點，不是講完一即一切，就停在那裡不動。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切，但是就著感官所能見到的，去做如法的判斷，然後從這個目標來努力，這才是佛說緣起的目的。

因此我們實行戒律也要抓住重點，如果你學戒律，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把每一條戒的分項，微細分別輕重的、開車、吃飯的通通看完，保證你看完就全部忘光，或者只記得一點點，難怪閱讀沒有自信心，覺得自己是一個笨蛋，然後越覺得要依賴律師。奇怪，戒律是我們的生活，一開始什麼都不懂要問要請教，這個是事實，可是當你出家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竟然什麼都不懂還要請教律師，保證這個律師教你教

錯了，怎麼會變這個樣子？你應該要自己學會把握重點，解決問題。

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要抓要領，不是什麼都抓，以學戒而言，要先知道背後的哲學思考，要知道這種哲學思考所產生的一個大方向，就是戒律的脈絡。從這個脈絡裡面，在生活中實際操作，那些規範就自然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根本不是用死背死記。至於什麼輕、重、開、遮、微微細細的東西你不用急著背它，遇境逢緣，你翻查資料就可以了。這是「緣起論」給我們學戒律的一個啟發。

四、看到因果的無限可塑性

「緣起論」給我們帶來第二個學戒律的啟發是什麼？就是看到因果的無限可塑性。很多人，包括出家人在內，雖名為佛弟子，但是竟然滑入了宿命論，動不動對著現在的一件苦難，說是他過去的業障，這是宿命論不是緣起論。宿命論是很荒謬的，佛陀曾經指著宿命論說：「如果宿命論是合理的，那表示殺人也是合理的。」這句話很有道理，大家有沒有看到有一些佛教徒，碰到人家被殺了，好像安慰他的家屬說：「你就當作是前生業障嘛。」有些家屬沒有

學佛，聽了更恨，他已死得很慘，那個兇手實在是太殘酷、太冷血了、太卑鄙了。你竟然告訴他說：「你的女兒、你的太太死，是因為前生業障。」他如何不憤怒？所以很多人因此而遠離佛教。我們要反省，這樣應該嗎？這樣對他是二度受害。我們不是只從情感去想，要理性的分析「甲殺了乙」。因為這是前生乙殺了甲，所以造成現在甲殺乙的業障，這種話說了等於沒說。為什麼？如果前生乙殺了甲，那就一定意謂著在前一生，一定是甲殺了乙，否則乙怎麼會殺甲？這樣一直往上追溯下去，總有一生，一定不是甲殺乙就是乙殺甲，總有第一次是不是？

所以你為什麼不會認為第一次就是現在？有沒有可能？有。不要動不動就說前生。不錯，有些是前生我們不否認，但是你不要把所有一切的苦難，都歸咎於他一定過去有罪惡，這會讓人家受不了，這是第一個不通的地方。第二個不通的地方，有時候夫妻之間吵架，也許因為先生喜歡亂丟臭襪子，太太火大了，勸了幾十年一直勸不聽。正好那一天先生從公司回來，公司裁員先生失去了職業，臭襪子一丟，太太又開始碎碎唸，火大了給太太一個耳光。太太一生氣，難以忍受打成一



◀ 南京棲霞寺（比丘寺院）與雞鳴寺（比丘尼寺院）聯合舉行三壇大戒，乃敦請台灣昭慧法師，講授「比丘尼戒」。本期女眾戒子共271人，戒會法緣相當殊勝。（93.12.15檔案照片）

團，打不過他，回頭到廚房拿一把切菜刀，抓到了砍了一刀，先生死了。這個是前生業障嗎？不知道，我們不要立刻說這是前生業障。

佛說緣起，緣起就是因緣和合而生起，即使他們有前生的惡緣，如果不是先生這一天被裁員，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如果不是因為太太從廚房拿了那一把菜刀，事情也不會發生，因緣和合而產生這個現象或那個現象。任何惡因如果緣不具足，那個惡因依然不會產生絕對的效果。我們要相信這個，否則人活著要幹什麼？就等著前生的業障來折磨好了。

我們當然要努力製造善因緣，善因緣有可能有足夠的善力，使得那個惡因不發酵，永遠就是一顆種子，沒有空氣、陽光、水分、土壤的養份，它就永遠不會發芽，惡種子永遠保留在種子的狀態，而不會成為惡的果報。有沒有可能？有可能。或者是，即使它出現了果報，可是輕微，因為有踩過剎車，所以衝力沒那麼猛，因為有善因緣的福佑，所以雖成就了某一些效果，可是這個效果不猛烈。

所以我們活著不是去講前世因果，是要看現在做些什麼努力，只要我們現在

的每一步都能保持正念正知，那麼用我們的善因緣讓這個惡的網絡有所改變，這依然是緣起論。因此，不要以為講因果就不能夠有正面思維，有正面思維就必須推翻因果論，其實兩者之間是不衝突的。正面的思維、正面的行為依然是因緣之一，可以有限的、或者是小幅度的、或者大幅度的去改變那個因緣的網絡。所以看到一個人受苦，你不要立刻跟他講這是業障。你看看有沒有現在的成分，現在的成分從現在來補強。即使有過去的成分，也可能因為現在補強的因緣力量很強，會使得過去的部份削弱，所以現在的因緣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像我剛才講到的甲殺乙的個案，二個人殺來殺去，是永遠一條繩子把兩個人都套牢。這個時候如果有一生，其中一個人是甲或是乙，他忽然之間想通了：「我這樣一直跟他殺下去也不是辦法，我不能學會寬恕，我就先懲罰我自己。我不寬恕他，想到他就很恨、很氣惱，那麼我永遠都給自己懲罰，恨跟氣惱傷害自己的身體、傷害自己的心靈，所以我必須學會寬恕，寬恕我才能夠快樂。」即使沒有去想到悲天憫人，只要想到我要快樂，就願意放他一馬，這個因緣不就是在這裡了結了嗎。為什麼會認為一定就是沒完沒了的呢？解了結，血海深仇都有可能劃上句號。

第三者從旁善意的勸導，善意的扶持其實也是很好的助緣，不要忽略了這些，否則一切慈善事業都應該關門。這個人貧窮，貧窮是因為他過去慳貪，所以現在應該貧窮；這個人病苦，病苦因為他過去殺生，所以遭現在的病苦和短命報，這樣講下去醫院應該關門，慈善事業也都應該關門。為什麼我們還要幫助他們？就是即使真的來自於慳貪、或來自於他的殺生業報，我們幫助他就會讓他心念變得柔軟。心念柔軟，他就不會因他的貧窮跟病苦而起瞋惱，最起碼也比較不會危害社會，甚至於可能會因為受到感動、受到呵護跟關懷，使得他的人生改變。

這個時候如果你幫助他，然後你告訴他慳貪會導致貧窮的道理，或者他看到一個分享的人原來那麼快樂，他的心會改變，慢慢調整自己的慳貪而改成樂於布施，調整那種暴戾之氣而改得樂於護念生命，這樣他的生命就會改變走向。所以不要把任何一法講到定了，講到定住以後就沒有回還的餘地。

我們在實行戒律中，當然知道良好的行為規範跟善良的心念，會產生良好的果報，但是不要動不動一切歸咎業障。更何況有一些不是個人的業障因緣，他是一個地區的共業所感。例如：一場地震、921死了那麼多人，你不能說

他們都是業障，業障現前就死亡，好像這些人該死似的，飛機摔下來幾百個人死亡，你不能說這些人忽然通通惡業現前，哪有那麼湊巧？

這是「共業所感」，在一個地區裡面的某一種共業力，這個共業力一捲的時候，可能有很多生命跟著被捲進去。此刻我們心裡應該對他們抱著悲憫的心，不要給他貼張紙條說他是業障或是共業、這樣會讓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很難消受。因果律有無限可塑性，這才是修道的意義，否則我們為什麼要修道？為什麼要持戒，修定開發智慧？我們就等著業來報就好了，等著業障來折磨就好了，為什麼要這樣努力呢？努力奮鬥掙脫這個生命流轉的網絡，那就表示一切的可能都存在。我們要用這種比較光明的、比較積極跟達觀的心態來看待因緣，這才是「緣起論」正確的觀念跟觀感。

五、體念「諸行無常、諸法無我」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生命經驗，就是做為一個緣起論者，要體念「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因緣隨時在變化，一切現象都是無常的，所以沒有一個現象是獨立自主而運作的。這在持戒中給我們什麼樣的一些提醒呢？現在不是要

告訴大家達到解脫的全套知識，縮小範圍，這個對於我們持戒的觀念有什麼幫助？當你體會到諸行無常的時候，你對自己目前的狀態、跟他人目前的狀態，不要永遠有個定見，認為自己壞就永遠都壞，不要這樣想。你如果知道，一切無常，我如果更努力，我可以變得更好，用這樣的心來看待自己才不會沮喪、自暴自棄。

那麼即使你在持戒過程中，有某一些因為你的心念沒辦法把持而犯錯了，你都要如法的去讓自己回復清淨，不是蓋起來，但是也不是自我放逐，認為我毫無指望。永遠都相信我只要給自己機會，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不給自己下定見。相對而言，也就不要給人家下定見。我們對於可惡之事，當然要不吝譴責，要發揮勸諫的力量，不要「只要僧讚僧，才能夠讓佛法興」，這是沒錯；但如果這個人明明很壞，你還故意稱讚他，不是會讓大家有個錯覺嗎？

所以監督的力量、輿論的力量要出來，但是，我們針對的是那個惡事，對於這個人你不要有定見，認為他永遠這麼壞，你要相信他可能有一天會變得比較好，這樣各位在修道生活中與人相處，才不會徒增憂惱跟痛苦。因為生活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你在常住或者在佛教界會遇到一些人，那些人也許他的行為不好，他的言語傷害了你，那當然屬於惡的部份，這是惡法。

我們提出抗議、勸諫，但是不要把那個人定位為永遠就是那麼的惡，不給他機會，有時變成即使對方有善意想要改變，我們都沒察覺，一味的用一種懷疑跟偏見的眼光去看待他，這樣我們在與人相處之中，那種善待眾生的良好品格會消散。所以，台語有一句話說：「不要那麼歹目」，不要那麼容易總是看人家的不好，並不是說完全沒看到人家的不好，看到人家的不好，用誠懇的心勸諫對方，這個是戒律的根本精神。不可以說「我管他死活，我只要自己做好就好了」，你要勸諫對方。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要把他看死了，看死了對方、沒有給他留下活路，也許讓對方更容易自暴自棄，認為「反正我在你們心目中就是這樣，那麼我乾脆壞到底算了。」尤其是人的心念無常，前念生惡念，後念有時候又好了，這些心路歷程我們不知道，可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看死了，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對於他的言語跟行為都做比較負面的解讀，這樣我們心裡不可能帶來更多

的愉快。

還有「諸法無我」，面對諸法無我，在持戒的生活中給我們怎樣的提醒呢？就是針對自己的錯誤，不要因面子的問題想要蓋起來，不要有虛榮心誇大自己的好，針對別人，你要放棄自己的利益去為他著想。為什麼一直在講放棄自己的利益呢？

你看世間很多人與人的交往，明明知道這個人很壞，我幹嘛要告訴他？我又不想得罪他。「得罪」這是有「我」，我不願意讓他對我不好，心裡想的是我不是他。一個持戒者，在道場裡面隨時要想到每一個人都一樣，容易看到別人的過失，可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過失。所以佛教戒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勸諫，要「輾轉相教，輾轉相諫」，這時候如果你總是覺得說：「我幹嘛得罪他，壞就讓他壞，總有一天別人會教訓他。」那時候你起的是惡念，你本身就沒有正念、正知，不符合八正道的精神。

如果每個人都這麼想，別人也不會想要告訴你「你有什麼錯誤」，於是你也可能會錯得很慘。所以我們要用一種比較仁慈寬厚的心，不吝提出對對方的勸諫，甚至於不怕得罪對方，很誠懇地告訴他，我看到了什麼，也很誠懇的請

對方告訴我有什麼錯誤。這就是將諸法無我的精神運用在戒律上。

六、戒律規範制定的護生精神

緣起法則在戒律規範制定中，透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就是護生，護念生命。為什麼緣起跟護生有關？知道因果律、知道因緣生法，知道努力為善可以讓自己更好，這是一回事。理論上我們也知道，第三者可以幫助當事人讓他更好，而不是讓他隨業不問其死活。但即使這個理論知道，難道我就一定要做嗎？每一個生命都如此牢牢的抓住自己不放，所以利己很正常，可是我有什麼義務一定要利人？利他是美德，我不可不可以不擁有這個美德？

從佛法「緣起論」來講是不可以，你有這個義務要利益他人。你要利己不反對，因為不必誠意過高，一開始就告訴你三輪體空，那你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就根本不理了。所以佛說緣起也是很善巧的，處處照顧到眾生利己的需要，你想讓自己更快樂，你想要讓自己生到天界享受福樂，就教你勤修「布施、持戒、禪定」生天之法、這三種善業能帶給你福報。如果你覺得生命有福

報有什麼意思，終究要面對老病死苦然後一場空，能不能讓這個生命徹底得到解脫？那還是利己，想要讓自己的生命得解脫。也沒關係，佛陀也是從這裡走過來的，他也會教我們如何離苦得樂、如何證得涅槃。

說這些利己的教法都有個特質，就是當你努力做下去會發現到，你不知不覺的架構了一個利他的橋樑。例如：你在布施、持戒的過程中忽然間會發現到，人能夠節制自己其實是最大的自由，能夠分享自己所擁有的是最大的快樂。在生命的互動中你會出現一種感動，會發現幫助他人其實很有意義，能夠過這樣有意義的生命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原本你的心只想利己，慢慢轉化到願意幫助他人，你會培養出良好的道德慣性，利己走下去竟然會利他，會不知不覺長養自己的利他之心，這是佛陀教法的微妙之處。

另外，即使是尋求自我解脫，想到的也是自己。有些人高抬南傳佛教鄙視北傳，我跟南傳的人接觸很多，有時候覺得北傳也有一些壞處，難怪會被批評。但是北傳佛教道場有個好處，都要你發心，常常告訴我們要發菩提心、常常告訴我們要利益眾生，這變成在我們

頭腦中已經制約反應的知道，「利益眾生才是合理的，不發心是錯誤的。」

可是你如果看到有一些禪者，你會跌破眼鏡，他腦袋裡只有他自己，他的禪修最重要，別人的死活跟他都不相干。你在禪堂會看到惡行惡狀的人，難道你就不想要護念他們嗎？不會，我還是很樂意護持他們禪修，讓他們繼續惡行惡狀下去。為什麼？因為他修到有一天就會知道，他的惡形惡狀是錯誤的，他修正觀修到最後體會無常、緣起、無我，他就知道不應該這樣，過度階段有什麼辦法。

行解脫道的即使只是為了自己的解脫，你也不妨成就他，因為他修解脫的時候，最起碼世間少了一個壞人，少了一個煩惱眾生，即使他不回饋眾生，最起碼不危害這個社會，不會用他的貪瞋痴煩惱繼續跟眾生攪和，所以我們隨喜功德。修解脫道的人修到後來，會體會自我是虛幻的，就能夠體證無我，一個體證無我的人他會多自私？不會。所以我們可以說阿羅漢是自了漢，但是我們不能說他是自私自利，自了漢跟自私自利差很多，「自了漢」是解決他自己的問題，他不見得去照顧別人的問題，「自私自利」是只想到自己，甚至於會侵犯他人。所以就著緣起來說，佛陀不

會忽略眾生利己的傾向，只是說他所教導的利己方法有一個很微妙的地方，會導引人不自覺的把自己放掉，或者不自覺的擴大心量來幫助有情。

接下來講「利他」。我們不要以為，世間所有的人都只有利己而沒有利他。倫理學上有一派利己主義者就是這樣主張的，認為所有的人在心理上都是利己的，所以在倫理上表現出利益自己的行為，這在道德上是容許的，因為他的心裡就是這個傾向，所以行為上利益自己也是無可厚非。這種利己主義的理論甚至認為，利己的人不會沒有幫助他人的行為，可是當他幫助他人的時候，只是認為幫助他人可以讓自己獲得更多利益，明的去暗的可以來，小小的布施將來可以獲得更多，所以這種人其實還是利己的。

不過這種說法是偏激的，世間有一些人我們可以說他是菩薩根性的人，他就是喜歡利益他人，未必會想到自己的利益。看到小孩子掉到井裡面去了，趕快要把他救起來，那個時候哪有想到「我若救他起來，將來可以功成名就，他爸爸可能是高官，是不是有錢的人，將來可以給我一筆大錢，給我官兒做。」想到這樣他就跳不下去了，因為跳到井裡可能自己也死

了，還有什麼比活下去更重要，你看到很多人見義勇為，甚至見義勇為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你應該相信，即使不是全部眾生，有一些眾生利益他人是可以罔顧自己利益的。

利他主義說：「我們幫助他人，並沒有為了讓自己獲得利益，我們這樣做我們是更快樂。」於是利己主義者反駁說：「你看吧，你們就是為了快樂而做，快樂也是利益，是精神上的利益。」可是你要知道，幫助他人的人經常連想要讓自己快樂的心念都沒有，他只是覺得受不了他人痛苦，就忍不住幫忙，當然，幫忙的過程中他得到法喜，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追求的目標不是要自己快樂，追求的目標只是要讓眾生離苦。所以這利己主義的理論有些過度偏差，我們必須透視看穿，看到佛法所以尊重利己的傾向。

持戒是利益他人，節制自己不侵擾他人，這就是利益他人，是消極的利益他人。從持戒出發，能夠體會到自己生命的苦惱，然後用同理心去尊重他人的苦惱，這才是戒律的源頭，不要倒過來了。很多人持戒精神要領沒抓住，很像在算數，加加減減。我持了多少戒？可以得到什麼利益？這樣是不能出

離的，即使他持戒再好。他沒有想到護念生命、疼惜生命，持的只是利益自己的戒，誠意不高所以生命境界不會有多高，那如何得到解脫。所以持戒一定要抓住護生的要領，你的持戒才有無限的延展性，包括自己的完成，包括他人的完成，這才是持戒的真精神。

為什麼持戒跟護生有連結？而且這不只是美德，這是義務。每一個人只要有這種道德覺知能力，他都要學習著護念生命。

第一，就是佛經裡面提到的自通之法，就是「以己度他情」，《法句經》說「以己度他情」，用自己的心來衡量他人的心。這種說法其實並不特殊，舉世的宗教、各種世間哲學，只要是比較深刻的正面宗教與哲學，莫不談到自通之法。例如：儒家就講到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德的根源就在這裡，我不想要的不要給別人，我願意獲得的就分享給他人，前提是在彼此同意的情境下。

西方倫理學家堅斯樂就特別提到，這個所謂的自通之法，這種同理心、這種同情共感之心，是舉世任何文化、任何宗教的道德基礎，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德共識。我們要以自己的心來揣摩他

人的心，自己的需要揣摩他人的需要，不要把自己不要的東西丟給別人，自己不要痛苦、不要死亡，我們就不要讓人家痛苦、不要讓人家死亡。¹

但是，哲學家的頭腦好得不得了，他就特別更精細的提到說，你要注意這是在相同情境之下，他還舉例來說明。例如：醫生幫盲腸炎的病人動手術切除盲腸，病人不能說「己所欲就施與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不能說：「醫生，你都不想要你的身上被動刀，你怎麼可以切我一刀。」他也不能說：「我要分享給他，所以我接受我願意動刀，於是我也要給醫生切一刀。」所以這裡面一定要注意，情境是相同的。一個受虐狂喜歡被人家虐待，這種變態心理的人不能說：「我都喜歡被人家虐待，所以我要虐待別人。」問題是別人不喜歡被虐待。

為什麼要護生？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有自通之法，不要說人，連動物都有。有

些動物見到同類失去生命牠們也會哭，也會悲嚎，有時候不同類也會。我就看到一則很溫馨的新聞，一隻小小貓丟到一母豬身邊，小貓就吸牠的奶，母豬對小貓好的不得了，小貓長大以後常常跳回豬圈區，一直看牠的那些豬朋友、豬兄豬弟。可見得，那種生命之間互相疼惜的心，只要去除了恐懼、防衛，那種疼惜對方的心就會自然湧現。那不只是人類，人類只是更有理性去思維這種問題，於是把這種能力又發揮到更高，發揮到不要建立那麼多的圍牆，常常用自通之法來善待他人，將心比心的去疼惜他人。

《阿含經》裡面說：「何等自通之法？」²「謂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要這樣想，假使有人想要殺我，我是不高興的，我如果不高興，這件事情他也是如此，我為什麼要殺他呢？「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做這樣的體會

1 相關論述，可參：<http://www.hongshi.org.tw/writings.aspx?code=3AD30F3015EF3A5C836D4988AB0FE7CD>

2 《雜阿含經》卷三十七：「爾時，世尊告婆羅門長者：『我當為說自通之法。諦聽，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如上說，我若不喜人盜於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不樂於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他淫戒。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離他親友？是故不行兩舌。我尚不喜人加麤言，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起罵辱？是故於他不行惡口。如上說，我尚不喜人作綺語，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作綺語？是故於他不行綺飾。如上說。如是七種，名為聖戒。』（CBETA, T2, no. 99, p. 273b14-c01）

以後，於是他就接受不殺生戒，而且不好樂於殺生。「如上說，我若不喜人盜於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是故持不盜戒，不樂於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他姪戒，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我尚不喜他人離我親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離他親友？是故不行兩舌。我尚不喜人加僂言，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起罵辱？是故於他不行惡口。如上說，我尚不喜人作綺語，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作綺語？是故於他不行綺語，如上說。如是七種，名為聖戒。」這叫做「聖戒」，以上經文透露了一個消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所有這些之所以要自我節制，內在的動力都來自於將心比心。這才是戒律的精髓，這才有資格叫做聖戒，可以轉凡成聖的關鍵，在於你是用同理心來持戒。

有一種人持戒，是因為「我不能殺生，我殺了以後他會殺我，我為了不要被他殺，所以我不殺。」「我不敢偷盜，因為如果我偷盜，將來我也會被偷盜。」這兩者有什麼不同？一個只是以同理心去

想他人的需要，將心比心認為他應該有這個需要。另外一個卻是想我的需要，我要得到更多，所以我不敢做這個、不敢做那個，我怕因果報應，所以我不敢為非作歹，這當然好過連因果報應都不怕的人。有目的希望自己行善得善果，雖然在生命中的境界誠意不高，但還是不排除這是善法，會帶給人間減少苦難、增加快樂，所以即使是擔心因果報應而持戒，我們還是要鼓勵他，不要去嘲笑他。一個人擔心舉頭三尺有神明，怕被神明懲罰而持戒，我們還是要樂觀其成，好過那種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敢做的人。反之，一個人持戒不只是要求能生天，而希望轉凡成聖，那麼聖戒的關鍵在於自通之法，不是來自於利益自己，而是來自於疼惜他人，觀念不同，持戒的效用就有很大的不同。◎

疫情肆虐，不廢修持

——110年地藏法會紀實

撰文 | 釋明一

精心籌備，如一始終

在這個疫情籠罩，人與人保持距離的多事之秋，佛教弘誓學院一年一度的地藏法會如期舉行。各項前置工作二週前即開始，每天陸續有許多志工來院協助各項工作。涂晏婷師姐多年來皆在法會前一個月開始書寫牌位，每年地藏法會牌位一萬多張，約九成都是由她發心書寫，其字跡秀麗工整、賞心悅目令見者歡喜，若遇報名表字跡潦草不清楚的部分，均耐心一一去電詢問，並負責牌位校對，確保正確無誤，非常用心。

蕭秀端師姐，長期佈施牌位所需背景黃紙、膠帶、長鐵尺等文具，並於法會前一周，幫忙貼好背景黃紙，細心量距離拉好雙面膠帶，方便後續粘貼牌位。吳家職師兄花了很多天時間，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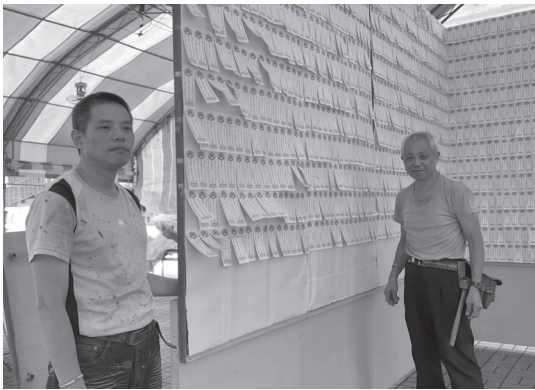
▲ 110.9.3地藏法會前置工作由二週前即開始展開，每天陸續有許多志工來院協助各項工作。涂晏婷師姐（左四）在法會前一個月即開始書寫牌位。法融師父（左一）8月31日進駐學院，組員們相繼來到，進行貼牌位的工作。



▲ 110.9.3 3天前李阿味、鄭琳擘即帶領多位師姐燙桌巾。



▲ 110.9.2 傍晚，楊美蘭師姊率同圓光金剛護法鄭連春師兄等十多位志工前來做場地佈置。



▲ 110.9.3 高慶珍父子每年都發心於法會前一天搭建三面圍繞超薦法台的牌位立板。



▲ 110.9.3 徐紅梅同學（右一）召集中華花藝協會的插花老師，呈獻最好的作品供佛。

區及停車場草木修剪整齊。貼牌位組的組長法融師父，從8月31日就進駐學院，貼牌位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每年牌位量約一萬張，從寫牌位、核對、安排牌位版次、位置，都要非常小心謹慎，不能有誤差，這個優秀的團隊已經發心13年了，真的很令人感動。

9月1日早上，李阿咪、鄭琳曄師姐帶領多位師姐熨燙桌巾，法會過後又回院幫忙桌巾曬洗、收納入庫，有始有終。2日傍晚場地佈置，楊美蘭師姊率同圓光金剛護法鄭連春師兄等十多位志工前來幫忙，美蘭師姊還體貼的為組員準備晚餐。場地佈置是一項搬重物的體力活，將桌、椅及各設施定位，真的很不簡單，讚嘆他們的歡喜付出。

高慶珍父子，每年都發心於法會前一天搭建三面圍繞超薦法台的牌位立板，這個設計很有巧思，施作工程費時費力，十多年來的恆常發心真的很不簡單，令人讚嘆。9月3日，各組志工紛紛來到學院進行最後的籌備工作。插花組由學院徐紅梅同學負責，她召集中華花藝協會優秀的插花老師，為了呈獻最好的作品供佛，老師們事先來學院勘察場地，再討論構思畫設計圖，一大早就去花市買最新鮮的花材，八位老師來到學院，花了約七小時，才完成很有意境令大家讚賞的作品，實在是功不唐捐。



▲ 110.9.3 黃秀娥、程崇訓伉儷及女兒程毓晴來院測試網路直播功能。



▲ 110.9.4 住持明一法師領眾恭誦《地藏經》。



▲ 110.9.4 本院舉行一年一度的地藏法會，第一支香舉行演淨儀軌，由昭慧法師主法。



▲ 110.9.4 下午誦《地藏經》下卷後，聆聽院長圓貌法師的開示。

香積組長徐桂蘭也是發心十多年的老經驗，大蒙山施食準備的供菜越來越精緻，多達50道，參與志工有五十人；點心、午齋的菜色搭配相宜，豐富可口，令來參拜與會大眾讚不絕口。除此之外，今年因疫情緣故，特別商請黃秀娥、程崇訓伉儷及女兒毓晴闔家發心法會直播，前幾天秀娥已經先行製作好精美的儀軌PPT，今日全家來院測試設備及預直播，花了很多的心思調整才大功告成，真是令人感動。

供果、誦經台、及供品區，則由



▲ 110.9.4 因疫情午餐改採便當方式，每張餐桌增設隔板用餐。

學院常住及慈恩精舍師父負責，地柏師父將供品區堆疊的像一座小須彌山、排得井然有序，錯落有致。另有點心組淑聲、媛晴幫忙，佈置主法桌及製作美味可口的綠豆糕與多種糕點供佛及普施，場地組志工整理場地，服務台、用餐區



◀ 110.9.4 傍晚約五時，進行大蒙山施食法會，由昭慧法師主法。

佈置等等，一場殊勝的法會需要這麼多志工菩薩的發心、貢獻所長、圓滿每一個環節，最終才能成就圓滿地藏法會。善哉！善哉！

眾虔誠，必有應

9月3日上午八時，第一支香舉行演淨儀軌，恭請昭慧法師主法，隨後由住持明一法師領眾恭誦《地藏經》，接著佛前大供。誦經會場除了無諍講堂外，亦將齋堂、仁慧教室同步連線，由於疫情，現場信眾約300多人參加，透過直播，有一千一百多人在線上觀看，一同共修祈願迴向。

中午，因疫情緣故大眾改採享用豐美的便當，為了更好的防護，每張餐

桌增設隔板用餐。午後稍事休息，下午二時半繼續誦《地藏經》下卷，接著聆聽院長圓貌法師的開示，隨後，住持明一法師於法印樓禪堂為信眾舉行皈依儀式。同一時間，無諍講堂則由志工合力佈置完成蒙山壇場。

傍晚約五時，進行大蒙山施食法會，昭慧法師主法，大眾齊心誦經持咒，祈願六道眾生聽經聞法、得以解脫苦輪，早證菩提。晚間八時半左右，法會儀節圓滿結束，香積志工煮了熱騰騰的麵線糊讓大家帶回家，部分志工留下來齊心協力做好善後場地復原及整潔工作，今年地藏法會圓滿結束。

疫情肆虐，不廢修持，祈願已故親眷蒙佛接引往生善趣，生者離苦，人心向善，災難平息！◎